皇清經解續編

ロ12
698
179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二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襄公

十九年　經公至自伐齊　賈曰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本疏

傳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賈服曰刺晉偏而魯貪本疏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齮聲姬生光　服曰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齮皆其母姓聲懿謚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公羊莊十九年傳姪者何兄之子也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詩韓奕諸娣從之此聲姬爲媵故從懿姬

歸齊也顏讙爲母姓者姬是父家之姓宮中諸姬無以相別故各繫以母家之姓蓋二姬之母一娶於顏一娶於讙也廣韻二十七刪顏注云又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昭二十五年傳有司馬讙戾然則二姬之母當是內娶於國如莊公娶孟任也聲懿謚也者周書謚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柔克爲懿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者周禮太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是生後乃得謚傳舉謚足證從死後追敘之也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　服曰諸子妾生子也二子宋女牙公子牙戎子子牙養

母也許之齊侯許之　同上

案妾生子者生當是姓之誤諸子是妾而姓子也子是宋姓故知爲宋女

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曰立長爲常明刻本長作嫡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御覽一百四十六閒犯謂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光數從諸侯會盟征伐齊世家注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會盟不可黜也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光是聲姬所生不得爲嫡鮑本作長是也白虎通封公侯篇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云立長爲常者三十一年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昔先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今懿姬無子則光以立長當立故云常也閻訓犯者閻讀如甚閻王室之閻爾雅釋詁犯勝也言光列於諸侯皆知其爲太子矣欲以勝諸侯則事難成光數從諸侯會盟征伐者三年盟雞澤五年會于戚是年救陳九年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會吳于柤十一年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會于蕭魚光皆與其列故曰數從諸侯專訓獨者論語不能專對注專猶獨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注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言光數與會盟攝君而行則比於諸侯矣不可獨狗己欲而黜之難成謂閻諸侯難犯不善謂廢常不祥也祥善釋詁文

遂東太子光　賈曰徙之東遂東齊世家注服曰東徙之東鄙也

四十六

案禮記王制不變移之遂注違郊之外曰遂遂人五鄙爲鄙書文侯之命疏引鄭遂蓋東違郊之外周禮遂人五鄙爲鄙書文侯之命疏引鄭注鄙邊邑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注鄙郭以外也東鄙東之邊邑

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服曰微隱匿也疾困也而立爲太子

一百四十六

案說文微隱行也从彳敝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徙微之爾雅釋詁隱匿微也是微匿隱轉相訓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注病謂疾困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注疾困曰病此云疾困者

是以圉釋病也知立爲太子者時君猶未薨也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服曰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本疏

案婦人從人者也禮記郊特牲文彼文云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不爲制刑者言婦人非無刑事特刑皆爲男子而設不專設婦人之刑之制耳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姦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詳五刑之立惟宮刑兼言男女餘刑皆主男子足證不爲婦人制刑矣禮記文王世子注犯猶干也說文惡過也男子之刑五刑之屬也言婦人之刑既不專設若有干犯過惡即準男子之五刑刑之今時所謂比照矣鄭注司刑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宮特分男女者以男女異體故刑不得同其他不言者明刑雖爲男子而設若婦人有惡無別立之刑其墨劓刖殺並得同也若然杜言婦人無黥刖之刑失之且傳言無刑者統言不爲婦人立刑制耳不得祇言無黥刖也

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賈曰衛下與齊侯語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本疏服曰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伸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

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疑當作今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本疏

案余氏蕭客五經鉤沈引御覽五百四十三所載傳注以爲服注檢御覽不標服氏其所引注蓋杜注非服注孔氏曰杜于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是御覽自引杜注杜注又本賈注故據杜注爲賈義焉衛下與語者謂下至城外與齊侯語齊侯以衛告誠者爾雅釋詁誠信也揖而禮之者周禮太祝先鄭注今時揖是也說文云揖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儀禮鄉飲酒注推手曰揖聘禮公揖入注揖禮羣臣是揖爲禮也齊侯以揖讓加衛欲使衛屈服而生之衛志在于死不從齊侯之揖而仍登城特牲饋食禮注順猶從也服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者此服辨賈注之失也仲博者彭汪之字見釋文序錄服引其說也衛慙而下衛恥見齊侯而下城內非下至城外也云問衛之守高唐者明非問衛也衛無恩信故今守者以無備告明以實告之也齊侯善其言故揖之者明揖守者非揖衛也乃命士卒登城者明非衛登城也此說近之者服謂彭說近于理也

孔成子　服曰衛卿孔烝鉏衛世家注

案世族譜云孔成子孔烝鉏孔達孫

二十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賈曰稱名罪其偪本疏

案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又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

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故賈以稱名爲罪云偏者據傳文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也然傳所云偏非偏公特二子畏其偏耳故又明之曰非其罪也如賈所云于傳無徵未審斯旨

〔二十一年經〕賈曰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卅一年　傳疏

〔傳〕子盍詰盜　服曰盍何不也本疏

案盡說文作盃正義引鄭君說同

〔二十二年傳〕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服曰口　照宋本增實謂譴讓也

本疏

案說文云譴謫問也讓相責讓也

〔二十三年經〕鄰畀我來奔　賈曰畀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本疏

案正義曰杜從賈說

〔傳〕禮爲鄰國闕　服曰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　儀禮聘禮疏

案杞孝公爲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傳祇云爲鄰國闕見鄰國猶闕況甥之于舅乎傳意所包服爲申之杜云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服曰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

案云不書慶氏以陳叛者傳言而經不書也傳言楚屈建從

陳侯圍陳是二慶由楚人圍之而殺之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慶寅不書楚圍者見二慶爲衆所惡非見殺於楚是不成其肆志也元年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者成也此服所本

納諸曲沃　賈曰曲沃欒盈之邑齊世家注

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服曰下軍輿帥七人本疏

案欒盈下軍佐故下軍輿帥與之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言是

欒魴傷　服曰魴盈之子本疏

案杜云魴欒氏族

啟牢成御襄罷師狼瀾疏爲右胖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賈曰左襄曰啟右襄曰胖本疏

案詩行葦以引以襄箋云在旁曰襄史記李牧傳多爲奇陣張左右擊之是行軍有左右爲襄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後漢岑彭傳注凡軍在前曰啟御覽兵部引開元文字指歸前曰啟則啟不定是左襄之名正義曰賈爲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啟胖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胖掖下也胖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爲先知啟是左也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　服曰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本疏

案引司馬法文證大殿之名也晨殿音相似者殿說文作殿

从旁房聲古讀殿如屯周禮地官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是也屯晨音相似故殿晨音亦相似也詩采菽殿天子之邦傳曰殿鎮也爾雅釋訓殿屎呻也並以音相近爲義

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賈曰朝歌晉邑孟門太行皆晉山隘齊世家注

案地理志河內郡朝歌自注曰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是朝歌本衞地此時屬晉顧氏棟高曰在今河南衞輝府輝縣司馬貞謂在朝歌東北高氏曰太行元和郡縣志大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連亙十三州之界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此三陘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即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第七蒲陰陘此四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以今日之地大行陘在懷慶府城北白陘在輝縣輝縣界連淇縣淇縣即古朝歌齊之入孟門蓋入白陘也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蓋以紂都朝歌大行如屏擁其西北二陘分列左右可恃以爲固也是時齊輕兵深入既取朝歌則分兵爲二部一入白陘一登太行也案淮南墜形訓言九山有大行孟門高注孟門大行之限曹孟德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劉孝標絕交論云世路險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喻交道特舉二山以其險也故云皆晉山隘文選東京賦不特隘害薛注隘險也

張武軍于滎庭　服曰張設旗鼓也本疏

案周禮鄉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故服知張設旗鼓以示武也廣雅釋詁張施也施亦設也

帥東陽之師　服曰東陽魯邑也本疏

案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進知東陽爲魯邑也東陽之師即下文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賈曰禮者言其先救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賈曰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本疏

案正義云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

以公詛爲馬正　賈曰馬正家司馬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周禮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鄭注卿大夫之采地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此馬正當是家司馬之異名定十年傳公南爲馬正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或稱馬正或稱司馬實一官也

閔子馬見之　賈曰魯大夫閔馬父同上

案閔馬父見昭二十六年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服曰石砭石也南史五十九

案說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東方其治宜砭

石是以石刺病爲砭因卽名其石爲砭石一名箴石東山經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云可以爲砭針治癰腫者素問以東方砭石南方九鍼並論蓋對例言之若散言之則石爲砭亦爲箴也

夫石猶生我　服曰夫謂孟孫也本疏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與杜氏異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服曰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疏

案臧孫阿順季武之意廢公鉏立悼子是作事不順理也孟氏立庶卽指立羯事然羯之得立由于公鉏蓋公鉏猶挾臧孫之怨故傳言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則孟氏立庶非臧孫所欲矣臧孫惡孟氏立庶故入哭甚哀多涕蓋亦知立庶之非而阿季氏廢長立少是不恕也

二十四年傳太上有立德　服曰伏羲神農本疏其次有立功　服曰禹稷本疏其次有立言　服曰史佚周任臧文仲本疏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服曰焚讀曰僨僨僵也釋文○爲生本疏齒牙僵仆其身本疏

案焚僨音相近說文無焚字一切經音義二焚古文豶熨二形同則焚古文熨與僨形相近服故讀焚曰僨僨僵爾雅釋言文桂海虞衡志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擊之中

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災也是象遭僵斃以齒牙也

部婁無松栢　服曰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

本疏

案說文附字引春秋傳附婁無松栢是左傳古文部作附附與部古字通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培塿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俗用培塿非也服以部婁喻小國者說文云附婁小土山也風俗通山澤篇引傳亦作培塿云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所高卬名之爲部矣是部婁者卑小之阜故喻小國上文云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等也故服云不與大國等承上意也

齊棠公之妻　賈曰棠公齊棠邑大夫　齊世家注

案棠當是孟子發棠之棠顧氏棟高以爲棠後譌爲堂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卽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墅谷也

史皆曰吉　服曰皆二卦　本疏

案二卦謂困與大過也

乃爲崔子閒公　服曰伺公閒隙　齊世家注

案說文無伺字新附字有之伺古作司荀子議兵掎契司詐注司讀爲伺漢書高五王傳以爲物而司之得勃注司者察視之是也荀子王霸曰欲司閒注司閒伺其閒隙

公拊楹而歌　服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

同上

案拊釋文云拍也史記作擁柱而歌則史遷以拊爲擁公以姜氏既入室已在外俟姜或不知故歌以告之爾雅釋詁云命告也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服曰言不能親聽公命

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上

案崔杼以病居內公之眞僞莫能親辨其室又近公宮恐淫者詐稱是公爾雅釋詁詐僞也云崔杼之宮者僖二十八年傳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大夫士之室古得稱宮也

陪臣干諏有淫者不知二命　服曰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之命扞禦謀淫之人本疏○釋文干服音如字掫服本作諏掫音

案干扞爾雅釋言文諏謀釋詁文言受崔子命卽傳云不知二命也扞禦謀淫之人者崔氏欲掩其宿通之跡故稱爲謀淫之人訓諏淫者則服本當是陪臣干諏淫者不得有有字矣正義以服爲謬說不知杜本作掫服本自作諏師讀異授各據其本之字詮釋不得指服爲謬說也釋文云今傳本或作諏是从服本又云猶依掫音是讀又从杜義也此由六朝以來不別兩本字及音義遂異致有字从服本音從杜讀以牽合之者則後學之誤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賈曰聞難而來　齊世家注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服曰謂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同上

案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死社稷卽公義爲社稷而死也又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疏云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五經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案孔氏謂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若然如太王去國正以圖存社稷故緜之詩紀遷周之事曰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以舊國既遭寇難不能保其社稷避地自存又可復營新制是雖曰去社稷其實公義爲社稷而亡也言必如是之君臣始得或殉難或從亡也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　本疏

案服以私暱爲私近者說文暱曰近也爾雅釋詁暱近也言君以縱欲死亡私近之臣從君之欲者也則亦當隨君死亡舍之得民　服曰置之所以得人心　同上

案廣雅釋詁舍置也此常訓

執簡以往　服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儀禮聘禮疏

案古文蒼頡所造大篆史籀所著說文序云及宣王太史籀

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則古文與大篆不同而此云古文篆者說文序又云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曰古文段氏玉裁曰孔子書六經以古文者以壁中經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者於張蒼所獻知之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經左傳不必有古文而無籀文也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無古文也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于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內已包大篆也呂氏春秋云倉頡造大篆是古文亦可傳大篆之證故服云古文篆書也說文簡牒也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本書杜氏春秋序小事簡牘而已正義曰單執一札謂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然則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蓋亦渾言之耳獨斷又曰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氏曰鄭元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鄭注尚書曰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所受字數多寡不同而服云一簡八字者以二十年傳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藏在諸侯之策則當加衛字及君之名是字數不止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八字也不止八字而云在策可證一簡所容者八字若八字以外則當書策服或據此以測當時簡書之數

下車七乘　服曰下車遣車也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檀弓疏○本疏引下車遣車也

案周禮巾車大喪飾遣車注遣車一名鸞車車僕大喪飾革車不徒戎車廣闕革輕皆有焉司裘大喪飾遣車之革路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遣車之革路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注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鄭司農云言問其不如法度者若然則遣車是明器當如法度今葬莊公之遣車是不如法度故云下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

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鄭云天子九服云上公九文異者鄭據檀弓言國君七个遣車七乘云國君則當包公侯言之公侯既同七个則天子九矣服以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齊是侯爵今得遣車七乘則周禮大行人言上公之禮貳車九乘禮九牢由齊侯推之上公當是饔餼九牢遣車九乘也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服曰堙塞刊削也詩泮水疏

案堙說文作堕云塞也引書鯀堕洪水是堕正字堙俗字說文刊剟也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注刊謂斫去次地之皮說文云削一曰析也又析破木也然則剟斫破皆謂刊矣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服曰祝與司徒等皆

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

案祓說文云除惡祭也周禮小祝大師掌禜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後鄭云郊社皆守而祀之禰栽兵令陳已服鄭則栽兵可禰故祓社以除不祥知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者以祝等若是鄭人是子展預知必能入陳先備官以往無是理也劉炫謂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劉亦以司徒等爲鄭官于理未愜故臆爲此說以通之其實當從服義爲長云各致其所主於子產者說文致送詣也白虎通封公侯篇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故主人者致民主兵者致節主地者致地各以其司送詣於子產不言兵言節者杜氏以爲節兵符也此三官之所致者亦同上文數俘之意蓋制其民數兵符地圖以示臣服下文子產獻捷於晉云陳知其罪授手於我足證致是陳致於鄭惟未嘗窴取之耳

武也知楚令尹服曰令尹屈建本疏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淊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淊鹵也淊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疆檠墝埆之地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下平曰衍有漑曰沃

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本疏
案山林之地者周禮大司徒注積石曰山林木曰林藪澤之
地者散文則藪卽澤說文藪大澤也傳疏引李巡云藪澤之
別名也若對文言則藪澤異周禮太宰藪以財得民昭二十
年藪之薪蒸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章句云禽獸居之曰
藪澤虞注澤水所鍾水希曰藪是也京陵之地者爾雅釋山
絶高爲之京郭注人力所作說文云京人所爲絶高邱也詩
皇矣傳京大阜也淮南覽冥訓築重京則京自人力所爲爾
雅京邱並舉一是人築一是天生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
曰陵大陵曰阿李巡注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釋名
釋山云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
四平曰陵言土高而四平者爲陵矣滮鹹也滮鹵之地者浦
鏜注疏正誤也當作地說文鹵西方鹹地也安定有鹵縣東
方謂之庶西方謂之鹵今滮鹵並舉鹵屬西方則滮爲東方
鹹地卽庶矣滮庶一聲之轉儀禮特牲饋食禮滮沃注今文
滮作激亦以聲轉也疆疆樂境埒之地者上疆字下當有潦
字周禮草人疆檗用黃注疆檗疆堅者境埒淮南子原道訓
昔舜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埒以封壤肥饒相讓境
本作磽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瘠畜注磽謂磽
硝瘠薄也賈以疆檗訓疆境埒訓潦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
潦賈與之異者以山川藪澤以下皆對舉其名此獨言疆內
有水則是潦一名矣故不同之以境潦聲相近因以境埒爲

訓以疆檠類相從也偃豬之地者周禮敶人掌以時敶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疏云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偃今時謂之堰矣豬或作瀦周禮稻人以瀦蓄水注蓄流水之波也通作都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被明都至于豬野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北注古文以爲豬野也又文水篇注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瀦釋名釋邱云澤中有邱曰都邱是偃豬皆受水之地原防之地者爾雅釋地曰可食者曰原昭元年公羊傳曰上平曰原詩公劉云于胥斯原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皆言上平之地可種穀者也釋邱云墳大防詩常武鋪敦淮墳傳云墳涯也箋云陳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稻人云以防止水鄭注防豬防隄也蓋高平尤可種穀隄防亦得耕耨本分言之正義謂此原爲隄防之閒失之隰皋之地者昭元年公羊傳曰下平曰隰爾雅釋地下溼曰隰又曰下者曰隰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溼也文選秋興賦注水田曰皋史記孝武紀云閒者河溢皋陸正義引顏師古曰皋水旁地也漢書賈山傳云皋河瀕是隰皋皆近水窪下之地下平曰衍者此與大司徒鄭注周語猶其有原隰衍沃也注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並同蓋下平而溼者爲隰下平而廣長者爲衍司馬相如傳注平皋之廣衍是也有溉曰沃者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溉灌曰沃說文作渜云溉灌也引申之則土之有水可溉者爲沃矣魯語沃土之民漢書地理志沃野千里西京賦地沃野豐皆言其肥

美也賈以辨度鳩之等皆爲地名者以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明井牧是田野經界之名此云牧隰皋井衍沃爲井爲牧之名與周禮合則推之度鳩辨表皆是因地以立名矣其度鳩辨表皆以九夫計數者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謂九夫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故山林藪澤雖因地異名其夫數仍本井法所謂準平地爲法也其曰九度當一井以至二牧當一井者食貨志云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若然則山林極磽之地故通率九而當一藪澤京陵淳鹵疆潦磽埆有等殺故通率八九六五而當一者數亦因地遞減也若偃豬則稍肥矣故通率四而當一原防隰皋則可耕者多矣故三町二牧而當一井此賦稅之差品也小司徒鄭注亦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賈同義知古制相傳如此晦百爲夫司馬法文見周禮小司徒注九夫爲井亦小司徒文

二十六年傳殺子叔及太子角　服曰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本疏案殺太子角不書者謂不書于經也舉重者以君爲重故經祇書弒其君剽也正義曰按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爲舉重也愚按晉侯宋公之殺世子所殺者惟世子故當書若此殺太子角因子叔而輕非謂世子概可輕也至荀息孔父之死公羊傳云何以書賢也固是春秋

特例其常例則公羊傳又曰及者何累也何休注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于角既無孔父荀息之賢則舉君之弒不得及矣

專祿以周旋戮也　服曰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本疏

案正義曰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懇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邱明以解傳也愚按經稱孫林父入于戚則傳言如晉者實如楚之處魚石於彭城者然於衛爲叛於晉亦不歸邑儼以晉之附庸自處其急則懇於晉有兵則晉戍之晉又爲之疆戚田是晉亦附庸視之實未臣屬于晉也故曰專祿爲其不屬人般桓二國之閒故曰周旋孔以服義爲短非也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服曰六十邑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六十邑蓋二百四十井又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則二百四十井計方二十四里以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計之得田二十一萬六千畝正義云劉炫以服言爲是

晉侯賦嘉樂　服曰晉侯自嘉樂本疏

案今詩作假樂禮記中庸引作嘉樂詩序假樂嘉成王也傳云假嘉也則詩作假者假借字當作嘉晉侯賦嘉樂蓋取燕及朋友自成王言之則朋友爲羣臣自晉侯言之則朋友爲

同盟矣云晉侯自嘉樂者非晉侯自以爲嘉美蓋言遂其燕樂之意也

宋芮司徒　服曰宋大夫　御覽一百四十七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服曰其身色赤而生毛共姬宋伯姬也　同上

案成九年經伯姬歸于宋卽共姬也

平公入夕　服曰視夕也平公恭姬子　同上

案禮記文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注朝夕朝暮夕也是世子有視夕禮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服曰尤過也意悅之故視之過久　同上

案說文覺注目視也此視之過久所謂覺也

姬納諸御　服曰納之平公之御　同上

案獨斷妃妾接于寢曰御周禮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注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

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　服曰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婉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教

案立爲宋元公者從其後言之婉爲順者詩新臺燕婉之求傳說文並云順也很戾不從教者說文很不聽从也一曰鬣也莊子漁父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皆爲戾不從教之證故晉語宵也很注亦云很很戾不從人也

合左師畏而惡之　服曰合左師向戌也同上

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　服曰寺人宋閽士惠伊惠伊二句同惟無名字

皆發聲實爲牆戾名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長掌內官同上○本疏引

案寺人爲宋閽士者周禮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寺之言侍也閽當作奄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此舉國士釋寺人不必是異其賢也惠伊爲發聲實爲牆戾名者古人呼名往往有發聲助之今以惠伊爲發聲義未聞也詩車鄰寺人之令箋云曰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疏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正義曰公使之監知太子內事爲在內人之長也正義以長釋師服云掌內官廣雅釋詁云師官也蓋爲太子監知內事之官也

楚客聘於晉過宋　服曰楚客過使同上

案時楚都郢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宋都商丘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晉遷新田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楚聘晉或亦可由宋都而達宣十四年傳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是由鄭達晉則常道也

夫不惡女乎　服曰夫謂太子伊戾無寵于太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二十三年傳疏引夫謂太子也

縱有其外莫其其內　服曰言我內師也當爲內師供內使也同上

加書徵之而騁告公　服曰以書爲之徵驗書盟書也騁馳同上

案徵驗者書洪範次八曰念用庶徵鄭注徵驗也書盟書者

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

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騁馳者說文云騁直馳

也馳大驅也後漢光武紀注直騁曰馳

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服曰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

故與楚客其謀弒父也同上

案速疾釋詁文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服曰

有盟也夫人佐母棄也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同上

案有盟者謂有盟書也佐此時尚未立爲太子佐母亦未爲

夫人傳者追書之小爾雅廣詁晉語臣固聞之注並云固久

也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服曰聞太子與佐期日中聒讙也欲

使佐失期同上

案說文聒讙語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蒼頡篇聒擾亂耳孔

也說文讙譁也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讙言語諠譊也禮記

樂記鼓聲之聲讙以其聒耳也左師知太子與佐期日中故

多言羈佐使之失日中期也

過期乃縊而死　服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

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上

案三十年傳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僖五年經晉

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然則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是罪之文也服總述上事以宋公之昏致太子無罪被殺以明經文罪宋公之旨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曰易讀變易之易行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本疏

案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此讀從變易之易者攷工記釋文易改是也行爲道則賈音與杜讀異釋文行戶郎反注同賈音衡行道爾雅釋宮文說文云道所行道也成十六年傳范匄曰塞井夷竈而疏行自伯州犁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行即戰道也欒爲將范爲佐者十六年傳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二人分中軍別將之者時中軍既結陣以當楚軍欒范更分軍別將使迭出爲奇兵也云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之者宣十二年傳敘泌之戰曰荀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襄十四年傳說伐秦之師曰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師也吾將從之是晉之軍制將先佐後此欒范易道則佐先將後佐卒少故先犯楚以誘致之然後欒以良卒繼之是欒范易行以誘之實范先率師以誘傳以易行故欒范並

舉耳賈知易必是變易之易者以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
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惟其變易故云中下以
見中軍之下變而先中軍之上若從韋氏以爲簡易欒范之
行示之弱杜以爲簡易兵備則國語只須云易中軍足矣何
必云易中下傳又何庸欒范並舉乎合內外傳參校知賈義
爲長

釁于勇　賈曰釁動也　本疏

案正義曰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云仡奮釁以軒鬐是釁爲奮動之意也按齊語云釁三浴之
注釁或爲熏易震厲熏心虞翻曰荀氏以熏爲勳讀作動是
釁熏勳動古音義得通也　劉恭冕曰爾雅云獸曰釁釁亦動也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服曰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葢諱之
本疏

案高魚無備爲齊烏餘所襲取且烏餘以廩邱奔晉晉人貪
之非盟主之道故春秋於取及反皆諱之不書於策也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曰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
喪而服是謂稅服稅服二字从宋本增　服之輕者本疏

案檀弓小功不稅注曰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
然小功輕不服疏云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議限內聞
喪但服殘日二說不同以疏爲允服此注義與鄭同也喪服
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稅讀
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疏云稅是輕

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按此是稅服爲服之輕矣孔爲禮疏亦謂稅爲輕稅與服義同及爲此傳疏則斥服云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愚按杜氏曰稅卽總也喪服總衰裳縷細而希無論如杜氏說改易傳字且喪服大功章總衰裳牡麻經旣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是總衰爲諸侯之大夫以服天子喪者獻公于子鮮親則兄也尊則君也何居乎以諸侯大夫服天子之服服之乎蓋子鮮喪於晉公不及當時而服故用稅服爲禮之正也但於禮諸侯絕旁期本可不服今仍追服之故曰如稅服又見禮之變也

孔氏孰杜以難服非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服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子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

案後世謂之孔子聘辭者服據當時所見書也云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者傳旣云多文辭而篇內不述其語以已載聘辭中故不復述也此是享事而載之聘辭者聘辭所舉當非一事以聘有享賓之事故此事亦探列爲

伯夙　服曰伯夙晉大夫本疏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賈曰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曰叔

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本疏

案叔孫以邾滕屬人不肯視之是得行事之宜故曰義也魯

疾之者是時季武當國名曰違公之命實則違季武之命故

命史氏去其族以疾之也夫子以無關宏旨遂本魯史舊文

著之于經傳言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以見命之非出于

公也其敘叔孫與盟正見臨事能斷不詭隨以辱國體上云

季武子以公命此云違命所以證明魯史阿附季武之意

去族示貶故史文如此然則罪叔孫以違命者乃魯史之意

非孔子意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者邾滕爲人之

私使魯視之辱國甚矣今叔孫以魯與宋衛爲匹得與盟列

庶乎能尊國體雖舊史阿順季孫之旨去族示貶據邶明所

述論悞論事實得尊國之義服非違背經傳正得經傳之微

旨也

趙孟爲客　服曰楚此疑燕字之誤以大夫爲賓是燕之恆禮何必云楚之君耶　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本疏

案燕禮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也與此注同可證楚君之楚爲燕之誤文賈疏云按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太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聘禮記云燕則上介爲

賓今宋公以楚先歃尊爲盟主故不以子木爲賓而以趙孟爲賓猶燕禮以大夫爲賓聘禮有燕以上介爲賓示比楚稍降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是當時大夫燕飲猶存此意杜云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此實違棄古禮豈可爲典要乎至服云楚先歃爲盟主者實謂宋以楚爲盟主耳不言宋以者以上文有君恒以大夫爲賓之文義足相包故此不申言之非謂楚人爲主也乃孔氏不細勘服義遽云此亭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由于杜過甚遂致此失又云此則兼亭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伯主之國故令趙孟爲賓若然則歃盟之時趙孟既甘讓人燕享之時宋公復欲尊晉楚氣甚惡何以使子木

帖然乎劉光伯云兼亭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惟一人出自當時意耳模稜之語竊所未了不若服氏援據禮經審察時事知趙孟謙抑之衷既肯下楚卽退就賓位其說于理爲允愜耳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服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本疏

牀第之言　服曰簀謂之第史記禮書注

案簀謂之第爾雅釋器文郭注云牀版也荀子禮論注簀牀棧也說文云簀牀棧也第牀簀也禮記檀弓大夫之簀歟鄭注云簀謂牀第也是簀第一物二名牀棧牀版亦是隨時殊稱其字从竹或卽以竹爲之曾子命易簀則簀是加之於牀

非卽以牀爲簀也方言云牀陳楚之閒謂之簀陳楚之閒或謂之第方言是舉大名傳疏引孫炎曰第牀也本方言爲說耳考儀禮士喪禮及喪大記言凡浴尸於牀及置冰牀下皆禮第鄭注皆以第爲簀禮第爲去席孔疏云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

請免死之邑　服曰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

案杜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此卽服義正義申服謂止兵不鬬民免於死殊誤

以誣道弊諸侯　服曰弊踣也一曰罷也本疏

案釋文云蔽必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正義曰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案王肅董遇本釋文與正義異若杜本作蔽釋文與正義實同正義曰杜本作蔽蔽當爲敝若亦作蔽則當云王肅董遇杜本皆作蔽不必別出杜本作蔽矣正義實以杜本作敝當如王董爲蔽句掩之也句蓋掩之也即王董義正義以杜于此文無注故采王董說以疏之各本皆作蔽沿唐石經之誤疏中敝作蔽則因正文而竄易耳服云弊踣也謂弊與斃同此釋言文孫炎曰前覆曰踣前覆者不能起故兼覆亡之義宣十五年傳有以國斃襄十一年傳踣其國家是斃踣同義一曰罷者漢書高帝紀集注罷讀曰疲禮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莊子齊物論荼然疲

役釋文引簡文注疲病困之狀斃罷聲相近故斃亦訓罷西周策兵弊于周齊策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注並曰弊罷也告盧蒲斃　賈曰斃齊大夫慶封之屬齊世家注

案三十一年傳絳縣人年長矣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春秋時仕于家者亦稱大夫故知此大夫爲慶封之屬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三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襄公

二十八年傳陰不堪陽　服曰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本疏

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是歲爲陽也爾雅釋天元枵虛也疏引孫炎曰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故曰元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邵氏正義曰分野略例云自須女八度至危十

五度於辰在子爲元枵也元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
月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
故曰元枵是元枵爲陰也歲乘陰進至元枵者卽上文歲在
星紀而淫于元枵也淮南氾論訓彊弱相乘注乘加也小爾
雅廣言乘淩也開元占經歲星占篇歲星歲行一次十二歲
一周天十八年傳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年歲星在亥
以右行一次準之距此十一年當在星紀今加淩于元枵之
次故服以乘訓傳文淫字正義據下蛇乘龍之文以規服未
明服意也歲旣越在元枵之次是以陽乘之而陰勿能勝矣
論衡寒溫篇陽氣溫易坤象辭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今溫無
冰是陰不勝陽也

楚不幾十年　服曰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
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
案十年不克征易復爻詞
舍不爲壇　服曰除地爲壇本疏
案壇杜本作壇正義云服本作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
坦坦者則讀爲壇也說文壇野土也鄭注祭法云封土曰壇
除地曰壇與服義同昭元年傳楚公子圍逆女於鄭鄭人請
壇聽命楚人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野地除草
曰壇矣祭法一壇一壝書金縢云三壇同壇壇與壇似別其
實壇壇古通詩東門之壇傳壇除地町町者正義曰毛以爲
東門之壇又曰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此作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按詩毛傳是古文壇是墠之古文故字爲壇而義則爲墠也左氏傳亦古文則村本作壇是古文服本作墠爲今文其義則並爲除地也正義曰按下文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此孔氏申杜抑服故與詩正義所云明知壇者除地去草之言違異至云墠不足昭示後人說亦未確金縢鄭注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鄭去周公時已越千餘年猶識其地可證墠非不能示後人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　服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齊家注

吳句餘與之朱方　服曰句餘餘祭本疏

案杜以爲夷末考慶封以冬來奔經書在十一月之前計時當在十月閒也齊人來讓不容多日計是年尚可由魯至吳至明年五月餘祭始爲闇弒中閒四五月豈不能予邑處之是句餘必是餘祭非夷末也史記吳世家云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縣以爲奉邑與服義合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賈服曰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本疏

傳祇見疏也　服曰祇適也　本疏

案正義云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鼈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說文祇字下段氏注云凡假借必取諸同部如周易无祇悔釋文云祇辭也馬同音之是反此讀祇爲語辭適也五經文字廣韻作祇者是也五經文字衣部曰祇止移切適也廣韻五支祇章移切適也唐石經祇既平左傳祇見疏也詩祇攬我心論語亦祇以異字皆从衣正用張參字樣而參以前顏師古注漢竇嬰傳曰祇適也音支其字从衣豈師古太宗朝刋定經籍皆用此說歟按段說則服本當作祇借祇爲之是反从衣者方言云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祇裯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苑祇衼巨兒之移反法服也不訓爲適竇嬰傳師古謂祇字从衣則唐時始訓適也孫奕示兒編云祇有兩音一音岐神祇之祇一音支訓適與唐以前字合近世經典又以祇敬之祇作祇別于祇正義引西京賦清酤多今文選本多作多亦謂多與祇同也

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本疏　服曰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

毋甯夫人而爲用老臣　服曰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爲用老臣乎　本疏

案杜注不尙取之云不尙叔侯之取貨注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云言先君毋甯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正義云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劉氏炫以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于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請觀於周樂　服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吳世家注

案禮記明堂位四代之樂器也注四代虞夏商周也四代之樂皆得稱周樂者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四代之樂命于周王故云周樂也

猶未也　賈服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賈義見吳世家注○服義見詩關雎序疏

案周禮太師曰教六詩曰雅曰頌後鄭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讀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詩序疏引鄭志云張逸問王者之風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詩序又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然則周南召南不過爲王化始基若云施齊正于天下告成功于神明猶未也詩疏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于命聖聖之所營在于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卽是成功之驗也

美哉淵乎　賈曰淵深也（吳世家注）

案詩定之方中秉心塞淵箋云淵深也老子深矣遠矣注深不可測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賈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吳世家注）

案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者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是封康叔時管蔡雖誅頑民未靖賈故以管蔡之難包之其實康叔封衛在管蔡叛後也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者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愛褒姒以爲后賓之初筵詩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漢書文帝紀注罹遭也言武公遭此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指上文憂而不困言故賈氏卽遭難罹憂事以證明焉

爲之歌王　服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詩黍離序疏引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

案張逸曰王者之風當在雅今以衰微始列於風也王風譜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以政

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又云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憫周也

案僖八年經盟于洮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服引以證風之稱王亦是意也

其周之東乎　服曰平王東遷洛邑同上

案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疏引地理志云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爲之歌鄭　賈曰鄭風東鄭同上服曰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鄭譜疏

案鄭風東鄭者別于西鄭也漢書地理志京兆郡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此西鄭也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東徙其民雜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此東鄭也詩譜云檜者古高辛氏視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陸德明云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是東鄭爲古檜國之地詩譜云其國北鄰於虢故鄭兼有虢鄶之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服曰其風細弱已甚攝于大國之閒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吳世家注

案其風細弱已甚者漢書地理志臣瓚注謂音聲細弱也此衰弱之徵論語云攝乎大國之閒包咸注攝迫也言鄭迫于晉楚無慮遠之謀經久之計悉索敝賦奔走强鄰以苟安旦

夕財盡民離不亡何待故知其先他國亡也

決決乎大風也哉　服曰決決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司上

案地理志云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又曰竣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詩瞻彼洛矣傳曰決決深廣貌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地理志臨菑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氏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服故以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釋決決也云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者舉詩旨以明大風也約者淮南主術訓注少也微者說文云隱行也疏者楚詞東皇太一云疏緩節兮安歌淮南氾論體大者節疏是也切者小爾雅廣詁廣雅釋詁並云近也齊譜正義曰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出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若然則齊風之作因時起興援古證今學記所云微而臧孟子云言近而旨遠此其大概矣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服曰其為東海之表式國之興衰世數短長未可量也同上

案說文式法也表所以為法故言表式是時齊政已衰世數則歷悼簡定康而已實比鄭先亡而云未可量疑季子知者一失矣不知季札之意以決決大風人民和會姜氏雖替必有嗣而興者故曰國未可量明國之未可量非姜氏未可量也下文說晏平仲謂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季固知之熟

矣

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賈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同上

案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集解引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蕩蕩與戚戚相對則蕩蕩是無憂之貌論語樂而不淫注樂不至淫言其和也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服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秦譜疏

案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本車鄰詩序也戎車四牡田狩之事據駟鐵小戎言之服以二詩爲襄公追錄先人之歌故係之秦仲與詩序異者或從三家說也蓋秦仲既有車馬當亦田狩史記秦本紀秦仲莊公皆有伐戎之事則駟鐵小戎追錄先世義或然也與諸夏同風者杜云秦本在西戎沂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是也論語云不如諸夏之亡也諸夏指中國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賈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吳世家注

案禮之稱大雅曰曲而有直體此云直而有曲體互易其文以訓婉也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使其行得中使其心應和也禮記中庸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是存之爲中和用之爲中庸其德一也險而易行史記險作儉杜云險當爲儉字之誤也惠士奇曰史記作儉古文易云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杜云當爲儉讀是也按惠氏以左傳本古文故謂險當爲儉至傳義當從險故賈本作險師傳如是說文險阻難也賈謂歸中和之德而用之始似阻難而其實行之甚易也若然以德輔此者言以中和中庸之德也明主之明史記作盟惠舉易以知險繫辭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離天天險不可升

故知險者也據此則惠氏舉易證此文者謂字當从儉義則仍爲險也杜氏云儉約易行非賈義也

自鄶以下無譏焉服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

同上

案詩鄶羔裘序曹蜉蝣序並云國小而迫故賈據以爲說說文譏誹也楚詞大招注譏非也淮南說林刺我行者欲與我交注刺猶非無所譏刺謂無所是非也

爲之歌小雅　服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義是謂正小雅　詩小大雅譜疏

案道文武者道知孟子道性善之道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小雅道述文王武王之事故言道文武也修小政者詩

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正義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云定大亂者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卽服所云修小政定大亂也致太平者南有嘉魚序曰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樂且有儀菁菁者莪文是謂正小雅者鄭氏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又曰小雅六月之後謂之變雅則六月之前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並爲正小雅服鄭同也惟詩譜言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爲周公成王之時詩而服僅言道文武者以序不明斥成王而魚麗序言文武以采薇以下治外則自出車至菁菁者莪皆可云采薇以下也其致太平澤四海燕諸侯錫有功雖不能指爲文王時事若武王則固有之矣不必定在周公成王時也詩疏引皇甫謐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蓋傳無明徵訓詁家各以意斷故不同如此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服曰此歎變小雅也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本疏

案知歌變小雅者以季札所言知之六月以下爲變小雅詩大序正義曰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思上世之明聖者如楚茨信南山甫藻瞻彼洛矣鴛鴦于飛諸篇是已然車舝思得淑女隰桑思見君子則于當代之君猶無二心也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者卽史記屈原傳所謂小雅怨誹而不亂也云周德之衰微者詩序云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惟歌變雅故知爲周德之衰其是疑詞故云疑幽厲之政也六月至圻父宣王時詩亦在變小雅中而不得指宣者以宣是中興之主雖在變雅不得當周德之衰其餘皆怨刺幽厲之詩故以幽厲當之禮遷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宗周之壞無不指斥二王矣杜以爲歌正小雅故其注思而不貳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注周德之衰云衰小也注猶有先王之遺民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下有衰字近本大誤此从宿熙本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繆正義袒杜謂劉言爲非然其作詩正義云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按此則孔亦同服氏以季札所歎者爲變小雅矣蓋其作詩正義時無左右之見互于胸中故能同其所異也

爲之歌大雅　服曰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詩小大雅譜疏

案詩疏云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此服所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也季札惟歎文王之德而服兼言武王者詩譜云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詩疏云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服亦此意也云自文王至鳧鷖爲正大雅者按譜云大雅民勞謂之變雅若然則民勞以前鳧鷖以後列正雅者倘有假樂公劉泂酌卷阿四篇服不數者以季札惟歎文德武可牽連言之以見道同假樂以下則序指成王槩爲列入與季札所美不合故以鳧鷖爲斷非謂假樂以下四詩不爲正大雅也譜又云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而服統爲陳文武功德者以諸序皆不明指成王而據其隆盛上推祖考之休美下示子孫之平成皆可以文武起義故不與詩譜同也

爲之歌頌　服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文也哀十一年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詩譜序疏

案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文也哀十一年傳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是自衛反魯在此年也鄭氏論語注云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與服同也云距此

六十二歲者阮氏詩經校勘記云浦鏜云二當作一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當時雅頌未定者非謂未定雅頌之名謂未定雅頌之次也周禮大師云六詩曰雅曰頌是周公之初已有雅頌之名矣至春秋時所歌雅頌或失其次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晉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周禮鐘師注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據此是先奏頌次歌大雅次歌小雅以時因未定次序故參錯雜陳耳今傳于歌之次第先序小雅次序大雅然後更歌頌其篇次與孔子所正者相合明是時孔子尚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同上

曰至矣哉　賈曰言道備至也吳世家注

案備至以音相近爲訓華嚴經音義上引儀禮劉兆注備畢盡也

遷而不淫　服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同

案鄗與鎬同大雅詩譜疏云文王有聲云作邑于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賈服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賈義見吳世家注惟舞作武通用字服義箾舞曲名見詩維清疏

去無道　賈義見本疏吳世家注言天下樂削作箾服義見詩疏賈曰南籥以籥舞也吳世家注

案象文王之樂舞象者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注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疏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箾舞曲名者詩序云武奏大武也注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疏云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詩序又曰桓講武類禡也疏云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荀子禮論以箾與武桓同列明箾是舞曲名也杜以爲舞者所執失之天下樂箾去無道者箾從削得聲而義亦因之故服說作削去頌詩如酌桓賚般皆不取篇首爲名別取所志以名篇酌告成功故名酌錫予善人故名賚此名箾者以箾从削故知其取削去無道之義削之作箾猶酌之作汋蓋古字通也文王時削去無道者伐崇戡黎之事是也南籥

以籥舞者禮記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郭璞注籥如三孔笛而短小廣雅釋樂云七孔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簡兮詩傳云六孔說各不同詩釋文云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詩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籥者何籥舞是也

曰美哉猶有憾　服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

吳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憾恨也文王率殷畔國以事紂恨不及已身致太平也但致太平必當伐紂服故推本言之

見舞大武者　賈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同上

案詩序云武奏大武也注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疏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見舞韶護者　賈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同上

案史記作護引賈亦作護今杜本作濩其實濩有護義周禮大司樂大濩後鄭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賈疏云言護者卽救護也本疏云以其防濩下民防濩之濩當作護故稱濩也白虎通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漢書禮志護言救民也皆取救護之義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賈曰宏大也服曰慙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同上

案孟子萬章篇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載始也此湯之始伐也漢書古今人表湯之佐如伊尹在上中仲虺在上下皆不得爲聖人故曰無聖佐古文云聿求元聖傳以伊尹當之皆本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之語其實伊尹不得爲聖佐故有慙德僞古文本此撰仲虺之誥矣

見舞大夏者　賈曰夏禹之樂大夏也同上

案禮記樂記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　服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

案大司樂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書禹貢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禹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見舞韶箾者　服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

案皐陶謨作簫韶鄭注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其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史記作九招五帝本紀云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周禮大司樂作大磬九磬之舞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簫韶說文作箾韶云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箾韶箾韶即此傳韶箾正義云蓋韶樂兼簫爲名簫字或上或下耳服云大韶者用周禮大磬文也

曰德至矣哉　服曰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善盡美也同上

案荀子儒效云頌之所以爲至者注至謂盛德之極服故以極訓至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集解引孔曰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

如天之無不幬也　賈曰幬覆也同上

案史記作燾正字幬假字也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注幬或作燾說文燾云溥覆照也幬禪帳也攷工記輪人欲其幬之廉

也注幬幔轂之革也後漢朱穆傳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幬亦覆皆借燾爲幬而同訓爲覆也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等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同上

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六代之樂獨舉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者以四樂已具傳文若言六代則猶有此二樂也大司樂注大咸咸池堯樂也禮記樂記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司樂雲門大卷注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者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受四代而已下二等以別于周不舞其二者是雲門大咸季札在國本聞魯祇四代之樂知至韶舞而止云不敢請他樂蓋託辭也

子速納邑與政　服曰入邑與政職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同上

案不與之與讀如六十不與服戎之與與漢書高紀集注引如氏曰與音相干與之與不與國家之事言不必干與政事也慎之以禮　服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同上

案隱十一年傳禮經國家定社稷

將徇於戚聞鐘聲焉　服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同上

案孫文子畔居于戚詩鼓鐘云鼓鐘將將白華云鼓鐘于宮

正義皆以鼓爲擊此言擊鐘作樂也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曰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

案周禮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注鬬怒辯訟者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故曰辯爭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賈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同上

案出獻公在十四年以戚畔在二十六年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賈曰衞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

案經書五月庚午衞侯衎卒季札過戚時在七八月間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而葬是猶在殯也禮記王制云諸侯五月而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注攢猶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

終身不聽琴瑟　服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同上

案論語云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此聞季札言而不聽琴瑟是聞義能改也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公羊隱五年傳何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然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大夫當有鐘鼓若士則惟琴瑟而已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明大夫常縣旦以見琴瑟下鐘鼓一等傳言不聽琴瑟

見琴瑟且徹其不鐘鼓可知服所以申明傳意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服曰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上

案祚本作胙隱八年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胙以天下注胙祿也萃爲集者詩墓門有鴞萃止傳曰萃集也其後三家卒分晉國果如季札之言

吾子好直　服曰不能曲撓以從衆同上

案撓說文云擾也與服義不協撓當爲棟橈之橈易大過象曰棟橈本末弱也象以本末釋棟弱釋橈是曲橈者言曲弱而能隨衆也然說文無橈字故服作撓也

三十年傳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　服曰王子楚令尹王子圍

也

案釋文云問王子之爲政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同正義曰傳無圍字按服注則當無圍字釋文云服虔王肅同者亦言同無圍字本也子圍楚共王子故稱王子

吏走問諸朝　服曰吏不知麻數故走問於卿大夫本疏○釋文引吏不知麻者

案史記麻書云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氏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是治麻爲名家之學故吏有不知者周禮太宰王眡治朝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故走問諸朝知問公卿大夫也

而廢其輿尉　服曰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本
疏
案襄十九年傳軍尉輿尉皆受一命之服是軍尉輿尉各有
其職而服云輿尉卽軍尉者晉語云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
使爲元尉注元尉中軍尉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
爲輿尉注輿尉上軍尉也是服云軍尉者卽上軍尉省文耳
正義曰于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此失之
矣趙武主晉政此興師役及孤老故得以公廢之豈如行軍
時各有司命乎小司徒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
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是周
官發衆使民者小司徒主之今晉掌自興師者當時制耳知
其主發衆使民者以此興師因役及孤老而廢則知其主發
衆使民事矣
烏鳴于亳社　服曰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
往悟伯姬也本
疏
案亳社禮記作薄社郊特牲曰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爲亳之
古文公羊傳作蒲社哀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
國之社也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柴其下蒲者薄之轉聲徐彥
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是公羊本有作薄社也其云
亡國之社猶郊特牲云喪國之社亦指殷也何注蒲社者先
世之亡國在魯竟失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諸侯必有誡社
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穀梁傳注殷

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哀四年傳云亳社災是魯有亳社正義云此烏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云殷宋之祖故鳴其社者以亳社是殷社而宋爲殷後烏鳴其上示有災也云伯姬魯女使魯往悟女者伯姬爲宣公女今烏鳴殷社以見災應于宋而鳴于魯之亳社又見魯適宋之人是欲警動魯人使往曉伯姬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服曰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本疏

案不書大非災者宣十六年傳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襄九年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穀梁昭九年傳國曰災邑曰火此經書宋災不書大穀梁傳曰伯姬之舍失火可證非災及一國矣服故曰非災言特火耳云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者公羊傳云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略同是本非大火其及人者伯姬坐待傅母之至而及之耳

大夫放　服曰淫放也　釋文言大夫淫放本疏

案周禮宮正去其淫怠注淫放濫也文選絕交書重增其放注放謂放蕩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曰子大夫也湯蕩也疏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是陳大夫淫放之風久矣杜本放作敖

〔三十一年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服曰胡歸姓之國也魯世家注〕

齊歸之子公子稠　服曰齊謚也同上

案周書謚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

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服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同上

案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此立長亦謂立庶子之長然則先王之制無適則立長矣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服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同上

案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儀禮喪服記童子唯當室緦注童子未冠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童子未成人者同　服云然

童心是與未成人者同　服云然

以贏諸侯　賈服贏皆讀盈盈受也本疏

案文選古詩盈盈樓上女注盈與贏古字通說文云盈滿器也謂滿藏之以能受也引申之故盈訓爲受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服曰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疏

案延延陵者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去之延陵此稱延者省文

耳州來邑名者成七年傳吳入州來杜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卽壽春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吳伐州來爲雞父之戰七國大敗自後州來當常爲吳有矣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然哀元年傳曰蔡于是乎請遷于吳二年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上云蔡請遷于吳下云蔡遷于州來則州來自雞父戰後爲吳邑久矣竊謂州來實卽此也季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者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又曰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是讓王位也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吳世家又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是季札讓國時去之延陵後遂升爲食邑故公羊傳曰去之延陵史記云封於延陵也云州來傳家通言之者昭二十七年季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服謂傳稱延州來者通前後所封言之耳正義曰按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書之禮疏申鄭注曰延陵一名延州來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卽此經延陵卽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按彼疏與此異者蓋各申注意不顧鑿柄也

令尹以君矣　服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本疏

案孔氏曰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字恐非阮氏校勘記按此條孔本亦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四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元年經取鄆　賈曰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本疏

案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是伐莒當書於策而經不書者傳又言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是伐莒之役爲國大辱故諱不書而惟書取鄆正義云劉炫以賈說爲是

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服曰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聘禮疏

案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今得於祖禰之廟者賈氏云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按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注赴告於君也然云五廟之孫不曰五服之親明告君亦須告廟圖爲莊之孫其之子與庶人異故得自告於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服曰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
疏

案執戈二人在前據下文言之周禮天官序官閽人掌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西都賦離宮別館晉書天文志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是圍游別宮爲離也陳衛在門者以傳言離衛當是離宮之衛故知陳衛在門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

王在國則守王宮注爲周衛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漢書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長樂建章甘泉則漢離宮則春秋時離宮當有門衛矣古語簡質故以離宮之衛爲離衛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曰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本
疏

案服以蒲宮爲楚君離宮及子圍在國居之自必有徼古籍云亡未詳所出杜云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杜云緝蒲爲宮亦無所據至以服君服釋有前與執戈前矣之文不相

應不如服以出有前戈釋有前較杜爲密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服曰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黑代子羽憂子晳本疏

案廣雅釋詁愍憂也伯州犂謂子羽當憂子晳子羽又以伯州犂當憂子圍互相譏刺國子因子圍子晳實所當憂故曰吾代二子愍矣傳意自明故服爲此言非謂憂伯州犂子羽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服明言代子羽憂子晳是所憂者子晳非子羽也孔氏不審語意妄以規服非也劉恭冕曰陳公子招謂子圍伯州犂杜注不誤

周有徐奄　賈曰徐郎淮夷服曰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本疏

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書序本紀言淮夷奄不言徐傳云徐奄不言淮夷是淮夷郎徐服以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言並則不得爲一故引或說以明之傳云周有徐奄此曰魯公所伐徐戎者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若然則伯禽所征亦急周事也故傳以屬周徐者說文作郑云郑下邑也魯東有郑城魯世家頌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

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魯國薛六國
時曰徐州段氏玉裁云魯東近郯故曰東郊不闢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服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
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本
疏
案正義曰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
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
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
言是也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無辟
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
辟積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幅有辟積故無殺
終事入反　服曰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
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閒入
度至也本
疏
案盧氏文弨曰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入乘車各以次載幣相
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入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
謂千里之路往還入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
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
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二十里八反行百六
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六千里之說輕相嘲笑
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嘗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
斗三十六人一里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
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卽服氏之說可實見

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服曰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

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

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本疏

案兩伍專參偏司馬法車數之名與此合故服引之小司徒

注引司馬法革車一乘七十人徒二十人此傳改車用卒是

不以車數多少爲準當以車所用士徒爲準若五十乘爲兩

計卒千五百人陳之於前百二十乘爲伍計卒三千六百人

陳之於後八十一乘爲專計卒二千四百三十人以爲右角

二十九乘爲角計八百七十人以爲左角二十五乘爲偏計

七百五十人以爲前拒蓋仍車數之名以別其士卒之數爲

居于曠林　賈曰曠大也鄭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廣大也曠從廣聲亦作廣荀子解蔽則廣焉能

弃之矣楊倞注廣讀爲曠曠遠也詩六月四牡脩廣傳禮記明

堂位言廣魯於天子注並云廣大也

后帝不臧　賈曰后帝堯也臧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

也臧善爾雅釋詁文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賈曰商丘在漳南服曰辰大火主主祀

也同上○史注主字不重此增

案地理志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

伯之墟商頌譜云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
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
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是相土所因之地卽睢陽矣云在漳
南者地理志上黨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
清漳又沾下云大鼈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過
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胡氏渭曰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
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
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是卽禹貢所謂
衡漳者也商邱屬今歸德府在林縣東南衡漳所在與漢時
當不大異是商邱在漳水南矣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襄
九年傳云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辰

卽大辰亦卽大火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晉語云君之
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又云且以辰出
而以參入皆晉祥也韋昭注辰大火也主爲主祀者孟子曰
使之主祭而百神受之穆天子傳以爲殷人主郭璞云主謂
主其祭祀成五年傳國主山川公羊昭十五年傳攝主而往
皆謂主其祭祀

商人是因　服曰商人契之先殷近刊本殷或作湯之始祖相土封閼
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

案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鄭康成長發詩箋有娀氏之國
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是商實契之始封服
以商人爲契之先殷之始祖與史鄭不同者以長發詩帝立

子生商傳云契生商也詳詩及毛公之意謂契生于商也是契之先早有商之稱矣後封契時商因舊號耳故服於商人之稱不以契爲斷其稱殷者自盤庚始書云盤庚遷于殷元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從其後稱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則承前後二號雙稱之故此殷之始祖從後明前也云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者襄九年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服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此云因故國而代之者相土以商之後故居閼伯之墟因故國之號名曰商邱而代有其地傳云商人指相土服更推明商人非相土所自始相土爲商人之後故得稱商人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服曰大夏在汾澮之閒主祀參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閒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　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汾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閒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
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
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
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愚案呂氏春秋本味
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即說文河東鹽池與翼絳爲近地理
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水經
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澮水
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至王澤注于汾水說文澮水
出河東絳霍山西南入汾大夏爲翼在晉絳吉隰之閒正在
二水東也說文參商星也段說參商二字連篆文讀之顧氏大
戴記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淮南時則訓昏

參中注參西方白虎之宿居實沈者主祀之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賈曰唐人謂陶唐氏之允劉累事夏
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同上服以唐人
即是劉累本疏
案唐人謂陶唐氏之允者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集解
引徐廣曰號陶唐爾雅釋詁允繼也堯典允子朱啟明五帝
紀作嗣子丹朱是唐人謂帝堯之繼嗣也劉累謂唐後及事
孔甲見二十九年傳文彼傳云以更豕韋之後此賈以爲封
于大夏者以范宣子自炫其世族必舉虞夏以來之顯者而
襄廿四年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是陶唐
之後御龍氏最顯則此云唐人必是劉累可知彼傳更豕韋

之後非指劉累因賜氏之文連舉其後之在商者言之耳至
此傳唐人既定爲劉累則封在大夏之墟師古高祖本紀贊
注云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與大夏地相隔絕是劉
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一也范宣子曰在商爲豕韋氏惟豕韋
封之自商故宣子曰在商是劉累之封當孔甲時非豕韋其
證二也長發詩韋顧昆吾鄭箋韋豕韋彭姓也鄭語彭姓彭祖
豕韋則商滅之矣則豕韋至湯始伐至商始滅孔甲時劉累
不得代之是劉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三也劉累既不封豕韋
則封夏之墟爲劉累所封明矣彼傳又云劉累遷於魯縣而
賈云子孫服事夏商者正義曰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
漢高帝紀贊注云殷末豕韋徙國於唐若然則劉累之後初
在大夏商時代受豕韋復自豕韋遷唐至成王始滅是服事
夏商之證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服曰即邑姜所生者也本疏

案服以此語爲下提綱故云然杜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
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服曰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
傳稱呂伋王舅伋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伋爲王舅知邑姜
是太公之女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賈曰帝天也鄭世家注又曰己武王也

案書洪範帝乃震怒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鄭注並云帝天也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故賈服以此夢爲武王之夢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賈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鄭世家注

案晉世家封叔虞于唐又曰唐叔子燮是爲晉侯若然唐人祀參則屬在唐唐易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服曰金天少昊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昧爲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同上

皞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

案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元冥是元冥爲水官也師訓長者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注周禮地官序官鄉師注並云師長也云

沐生允格臺駘故知爲兄弟爾雅釋親男子謂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臺駘能業其官　服曰修昧之職同上

案論語修廢官皇疏治故曰修言臺駘能治水官之故職也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賈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服曰陂障其水也太原汾水名同上○水經濁水注引賈曰汾洮二水名

案云宣猶通者呂覽古樂篇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註宣通也釋名釋言語通洞也無所不貫洞也汾洮二水者汾水說見上洮水正義云釋例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洮水

水經涑水篇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苧谷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趙前志聞水下無莽曰洮亭之文上左邑下有莽曰兆亭或酈氏所見本兆作洮在聞喜下與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據此則洮水漢時猶未絕杜闕其地或絕流於魏晉閒乎服云陂障其水者詩彼澤之陂傳陂澤障也月令毋漉陂池注畜水曰陂匡謬正俗云陂者是隄防之指號是障大澤言防水使不流溢也水經汾水篇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注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今廣雅作水自汾出爲派王先生疏證云水經汾出爲下當有脫文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浪之澤道元所云其遺跡與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服云太原汾水名者以汾水出自太原言太原之地所由名非謂太原爲郡汾水名也檀弓注處安也晉語盉處之注處定也傳言宣通汾洮陂鄔大澤以安定太原之地禹貢既修太原亦是治汾水而繫之太原杜云臺駘之所居失之

帝用嘉之　服云帝顓頊也同上

案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敗亡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按孔氏以籍亡難勘不知參之他書

猶可訂帝系世本之誤者漢書律厤志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是金天氏上承少昊氏乃黃帝之裔而非其子也楚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是少皞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顓頊之去黃帝中間隔絕不得爲黃帝孫明矣春秋命厤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足補帝系世本之疏何疑臣世多而帝世少乎服定爲顓頊者或本春秋命厤序不以史遷說爲然也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賈曰四國臺駘之後也滅四國同上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賈曰禜攢用幣本疏

服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

鄭世家注

案賈爲服所本孔疏節引耳說文禜設緜蔕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史記叔孫通傳云爲綿蕞野外習之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蕞卽蔕也說文云蔕朝會束茅表位曰蔕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蔕設望表史記索隱引賈云束茅以表位爲蔕史記叔孫通傳如氏注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何氏纂文曰蔕今之纂字文選笙賦歌棗下之纂纂古歌曰棗下何攢攢注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然則服云營攢者亦同說文設綿蔕爲營蔕卽纂纂卽攢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

宗當爲禜禜之言營也是禜營同聲故營蕆者爲禜矣周禮
罔人禜門用瓢齋注禜謂營鄭與服同鄭攢字通周禮遂人
四里爲酇呂覽季秋制百縣注引爲四里爲攢矣至鄭注黨
正祭禜亦如之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
稷云鄭據祭法云蓋者疑詞是以禜酇爲正義矣若孔氏不
知攢之卽茅蕝云聚草木爲祭處失之莊二十五年傳云凡
天災有幣無牲水旱是天災流行故服云用幣據常禮也若
過甚則亦用牲玉故雲漢詩云靡愛斯牲又曰圭璧既卒也
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
能興雲雨者也大祀掌六祈四曰禜然則月令祈山川卽
禜也以山川之神能主水旱禜之祈福者大祝祈福祥是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服曰湫著也底止也　釋文○本疏
案說文湫隘下也晉語底著滯淫底著猶此湫底彼注云著
附也服故訓湫爲著底止釋詁文
於是有煩手淫聲　服曰鄭重其手而音淫過　公羊莊十七年疏
案漢書王莽傳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
重猶言頻煩也詩關雎序不淫其色疏淫者過也過其度量
謂之爲淫樂記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賈服曰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
北方明南方惟天陽不變　詩漸漸之石疏
案詩疏據五行傳謂賈服義與書傳相失不知賈服據易以
釋此六氣也說卦巽爲風又巽東南也是風屬東方兌正

秋也虞注云兌爲雨澤是雨屬西方坤爲陰說卦坤爲地月令云中央土故陰屬中央爾雅釋言晦冥也隨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且說卦云坎北方之卦又坎爲隱伏故晦屬北方離象曰明兩作說卦離南方之卦也故明屬南方惟天陽不變謂乾也乾象曰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故曰元者氣之始也繫辭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曰不變

使赴于鄭伍舉聞應爲後之辭焉　服曰問來赴者楚世家注

案時伍舉代子圍聘鄭使來赴鄰使之喪故問之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服曰孟趙盾子餘趙衰本疏

案成八年宣孟之忠杜謂趙盾是孟爲趙盾也子餘趙衰者

僖二十三年傳說秦伯之享重耳也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晉語云子餘使公子降拜是子餘爲趙衰字也正義云服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按王制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敘昭穆在前敘太祖在後即大傳所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之義也故先盾後衰至孔云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則誤之甚者晉語云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成八年傳成季之勳是衰之字季傳有明文豈有字季復字孟耶

甲辰朔烝于溫　服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本疏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王制疏

案顧氏炎武曰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令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自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厤按此則晉用夏正之證春秋繁露四祭篇云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惟晉用夏正故以十月烝祭傳上云十二月者用周厤紀晉事也既用周厤則下甲辰朔在晉尚在是年之十一月在周則爲明年之正月傳曰甲辰朔者以晉未改年當從其實既不得稱明年正月而上文以周正紀十二月矣復不得更著餘月公羊傳所云辭窮之例故稱甲辰朔明用夏正此朔實夏之十一月朔也若僖五年述卜偃對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云九月十月者明夏正也傳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云十二月丙子朔者用周正也傳敘晉事本有此例故此以周正紀十二月復云甲辰朔明晉之用夏正也其上云十二

月實夏正十月也晉語平公有疾篇云是歲趙文子卒秦后子來奔篇云冬趙文子卒此晉史用其本國之曆紀事也杜氏謂十二月月誤劉炫謂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均不得傳意也

〔二年傳〕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服曰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本疏

案惠氏棟曰一游一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猶豫古字通接李善說見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愚案晏子內篇作一遊一豫文選東京賦度秋豫以收成並與今本孟子作豫合服本作豫所引孟子亦作豫今正義作譽就其本以改服並改服所引孟子文杜本作譽爲豫之假借字其義則當從豫之訓遊也杜云譽其好也是望文生義正義云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爲此言不知古本作豫不能以譽其美好通之也至傳敘武子之言亦以宣子游於其下故欲封殖此樹其賦甘棠正取召伯所憩召伯所廢之語並無對答宣子譽美之意孔云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是左杜而背傳也

晉侯謂之少齊　服曰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

此好女甚少　本疏

案曲禮云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也又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女之常字亦以伯叔爲敘如伯姬孟姜是也今晉侯欲寵異少姜故特字之曰少齊不與齊之衆女敘伯仲字也云如此好女甚少者服依文立義說文少不多也易略例夫少者多之所貴也是其義釋文少詩照反如服義則當讀書沼反矣

晉侯使郊勞　服曰近郊三十里詩駉疏

案聘禮云賓及郊注遠郊周制天子畿內郊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此從詩正義所引今儀禮注侯伯三十里當是脫四十里三字耳　近郊各半之晉是侯爵近郊當二十里服云近郊三十里者三當作二字之誤也詩正義則曰服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

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　服曰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詩七月疏

案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郭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疏引李巡云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故曰大辰知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者月令旦氏中正義引三統麻大寒旦心五度中詩正義曰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過此則立春故曰大寒退矣知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者亦據月令

文知之過此則立秋故曰大暑退堯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傳及月令差一月豳風七月流火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則與傳及月令合邵氏晉涵曰後世歲差之法權輿於此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服曰焜明也燿照也　釋文○本疏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本疏

案說文焜煌也詩大明檀車煌煌傳煌煌明也故焜亦爲明釋名釋天曜燿也光明照燿也照燿以曇韻連文故以照訓燿說文亦曰照燿也照者說文云明也云備妃嬪之列者哀元年傳宿有妃嬪御焉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注九御九嬪故以妃嬪釋內官焉　服曰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　釋文○本疏略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服曰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　釋文○本疏略同

案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注三官農工賈也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不知遷業大史公紀貨殖傳曰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是言任職之民皆以三者爲要論其司則呂覽之言三官重其業則六韜之稱三寶計其

年則此傳之曰三老服曰工老商老農老圃不易之詁也正義曰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是士可免於凍餒故曼子不及之且工商農爲利所在至其老凍餒可見衣食之原已乏竊謂別流品當四民並舉言匱乏則三老已該孔氏舉杜以難服非也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賈曰燠厚也休美也釋文○本疏　服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

案燠訓厚者引申之義休訓美者爾雅釋詁文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者釋名釋言語念黏也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者釋名釋言語念黏也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者舉時俗以況也放工記弓人爲於剸而休於氣注休讀爲煦說文煦一曰盈潤也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則以口就之謂吹氣以溫之也淮南本經訓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嘔咐卽燠休玉篇本服注燠休又作噢咻矣云代其痛者言愛之甚也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服曰相隨也本疏○釋文相服如字

案說文隨从也言箕伯四人相從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

讒鼎之銘曰　服曰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本疏○釋文引疾讒之鼎也

案云疾讒者少儀有亡而無疾注疾惡也周本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大顛閎天散宜生

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明堂位云崇鼎注崇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若然則文王疾崇侯之譖故伐而得其鼎名之曰讒鼎服故以爲即明堂位之崇鼎也云一云讒地名者備說以存疑也讒之地古籍無徵按說文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有扈谷甘亭古文扈作岵从山戶戶徐鍇謂從辰巳之巳非也弓部曰弓嘼也讀若含古文扈字之右同之右爲聲則扈之古音讀如含含讒聲相近故假音字爲讒今作扈形聲並異今古文之別也若然則讒即扈歟云禹鑄鼎於甘讒之地者說文鼎下云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漢書

地理志左馮翊褒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之陽即褒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沙當作池謂鎬池苑即鎬池宮也即褒德縣故城也引地理志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漢志右扶風鄠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渭水注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黃陽宮西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褒德即今富平縣鄠縣仍秦舊名俱屬西安府相距甚近然則說文以鑄鼎之地近荆山故云荆山之下鼎則實紀於其地故曰讒鼎矣服氏甘讒並舉者以古爲讒今又爲扈其地難曉故據扈谷甘亭以舉之也

子豐有勞於晉國　服曰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
案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
欲愬諸晉而廢之據此僖公爲太子時與之俱適晉者子罕
及子豐適晉僖公已爲君矣服偶誤記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五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四年傳三塗　服曰塗道也水經伊水篇注三塗太行轅轅崤澠也本疏經注同惟無三塗二字○水

案塗說文新附字有之古作涂易說卦爲大塗鄭注國中三道曰塗爾雅釋宮路旅途也注途即道也禹貢大行恆山地理志河內郡山陽東大行山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案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山在縣西北野王今河南懷慶府轅轅襄二十一年傳使候出諸轘轅

其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七十里崤澠即僖三十三年敗秦
于殽之殽殽正字崤俗字曰崤澠者淮南墜形訓殽阪注崤
阪宏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公羊僖三十三年傳云爾即死
必於殽之嶔巖嶔巖即欽吟矣風俗通云東崤西崤澠池所
高地理通釋云三崤一名嶔崟山在河南永甯縣北二十八
里自東崤至西崤二十五里昭十七年傳晉有事于洛與三
塗杜氏及水經伊水注俱以爲山名服解此爲三處道者以
楚策云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蹏申膝折尾湛胕潰瀝汁漉地
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史記范雎傳北斷大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則大行之險也管子地圖凡兵主者
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澁車之水轘轅與澁車並舉則阨
阻礙車者謂轘轅矣東京賦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
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則轘轅之險
也水經河水注石崤山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
也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地理
通釋注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石阪十
二里則崤澠之險也司馬侯數九州之險豈得遺此三者以
伊闕一山當之也故知三塗猶上文稱四嶽當是此三道也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周禮凌人疏
在危一度服曰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
案爾雅釋天北陸虛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
邵氏正義云北陸者四陸之一也古以星紀日月之行分爲

四象亦謂之四陸曲禮云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淮南兵略訓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是爲列宿之四象按此以紀日月之行故服云道也正義曰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者漢書律麻志載三統麻云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度大寒終于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危一度卽危初度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　服曰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鼎本疏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本疏○周禮疏引作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詩七給月疏引朝作晨東方下有藝蟲出矣四字又故以是時出之賓客喪祭之用詩七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本疏

案爾雅釋天西陸鼎也此不言在者三統麻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鼎八度清明是日在鼎爲三月此啟冰當在二月故傳云西陸朝覿不言在西陸也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者亦據三統麻文云中者春分爲中氣也知奎始朝見東方者麻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據三統麻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是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以春分之中得朝見東方也云以是時出客給賓客喪祭之用者周禮凌人春始治鑑七月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時謂夏正二月也凌人又云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以給賓客喪祭之用也下文云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引月令文爲二月出冰證也月令作鮮羔開冰

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鑿
于宗廟乃後賦之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服曰祿位謂大夫以上詩七月疏
案禮大學云伐冰之家鄭注云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
用冰彼疏云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
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
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若禮則大夫以上得伐
冰常例也若士則特賜故服於朝之祿位專指大夫以上
以享司寒　服曰司寒司陰之神元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

案月令孟冬其神元冥注水官之臣元冥少皞氏之子曰脩
曰熙爲水官昭二十九年傳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
及熙爲元冥是元冥水官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北方
者陰氣在黃泉之下是司陰之神水官也將藏冰致寒氣者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
陸冰堅厚之時也是藏冰須冰堅厚而堅厚則必盛陰以凝
之元冥司陰故祀之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服曰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本疏
棘赤有箴取其名也
案桃之爲逃取聲近者以繹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荊注桃鬼

所長也是桃可以逃也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是赤者其心而刺在外箴卽鍼內則荀子鍼皆作箴箴卽刺今吳人猶曰鍼刺矣取其名者言取其樹之名以桃爲逃棘爲刺也廣雅釋詁棘箴也

火出而畢賦　服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周禮凌人疏

案此十七年傳文周禮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禮郊特牲季春出火注建辰之月火始出若然則夏建寅故建辰之月爲三月殷建丑故建辰之月爲四月周建子故建辰之月爲五月

成有岐陽之蒐　賈曰岐陽岐山之陽楚世家注

案閟宮詩言太王曰居岐之陽皇矣詩言文王曰居岐之陽是自太王至文王未遷豐以前皆在其地地理志曰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言其始也說文郊周文王所封要其終也說文郊或作岐薛綜西京賦注引說文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戴氏震曰美陽在今爲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二縣岐山在今岐山縣東七十里陽者穀梁僖二十八年傳山南爲陽皇矣箋云在岐山之南

康有酆宮之朝　服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同上

案顧命云諸侯出廟門俟時成王方大斂而稱廟門者儀禮

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鄭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此豐宮
即顧命所云廟故服云成王廟所在顧命又稱王出在應門
之內僞孔書云此以下爲康王之誥馬鄭則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即朝事也史記周本紀
云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
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則史以廟爲文武之廟矣此
古文家說也按烈文詩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新王
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閔予小子序嗣王
朝于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
廟也然則除喪後始見先王之廟此時成王在殯恐不得遽
以見先王廟則豐宮指爲成王廟當於書義合也

吾用齊桓　服曰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
是以用之本疏

案召陵會在僖四年

寡君將墮幣焉　服曰墮輸也釋文○本疏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本疏

案墮爲輸者據二傳鄭人來輸平以輸爲墮故此以墮爲輸
第彼墮爲不成此輸爲將幣不過以墮輸義通非取彼傳之
意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
下出是受幣在廟中故服云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賈曰仍緡國名也楚世家注

案哀元年傳言少康爲仍牧正則仍爲國矣史記吳世家后緡方娠集解引賈氏注緡有仍之姓也則此有緡賈亦當爲仍國之姓云仍緡國名不知繕寫有誤否緡于春秋屬宋僖二十三年傳齊侯伐宋圍緡地理志山陽郡東緡師古曰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江氏永又謂有緡叛之即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服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

案王制曰東方曰夷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書西伯戡黎之黎書疏引鄭注戡黎入紂圻內按黎爲無道當是輔紂爲惡者故文王伐之此云叛紂非上黨之黎矣地理志魏郡黎陽注晉灼曰黎山在其東黎之蒐史記楚世家作黎山之會則黎者其殆是與在紂時或爲東夷之國黎爲子姓者世本云子姓殷時來宋宅同黎比髦目夷蕭是服據世本也

鄭子產作丘賦　服曰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本疏

案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者約司馬法文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惠氏士奇曰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管子乘馬篇一乘之地方六里當作八里一乘者四馬也甸馬一邱馬四匹一馬邱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按此則司馬法所云邱馬即管子所云一馬非古法矣而服云復

古法者漢世大儒皆以司馬法爲古法鄭引以注小司徒文馬引以注論語千乘之國故服亦同之也知鄭不行邱賦者以襄三十年傳云子產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與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夫封洫之界廬井之伍皆古法也乃一朝正之而與人至欲殺之是鄭於古法蕩廢無存其取民之道亦必强弱殊形貴賤異斂不能如古之計甸定賦通力供財也然則邱賦之法同於伍田藁尾之言等於孰殺蓋習俗相安忽繩古法柔弱以爲利即豪强以爲不便矣

饗大夫以落之　服曰豐以貙豚爲落詩斯干疏

案正義曰說文豐血祭也雜記豐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豐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即是豐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貙豚此叔孫爲孟作鍾非是宗廟之器亦豐之者周禮小子職曰豐邦器及軍器鄭元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鍾是禮樂之器故豐也

五年傳卿喪自朝魯禮也　服曰言卿葬三辭于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本疏

案知卿葬三辭于朝者周官喪祝及朝御匶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既夕遷於祖用軸注遷徙也徙于祖朝祖

廟也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服以卿佐之於君亦猶子孫于祖考亦必三辭于朝象平生時也此是魯禮故記禮者失之從朝出正門者爾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曲禮云龜策几杖席蓋重素紾綌紛不入公門然則出正門者非雉皋之門由朝之路出國之南門耳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注南門國門是也詩文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皋陶謨云臣作朕股肱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國之楨幹君之股肱言朝佐之重傳云自朝故知必過于朝以尊之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服曰使亂大和順之道也釋文○本疏引無也字

案禮孔子閒居志氣既從注從順故以和順釋從

明而未融　服曰融高也詩之日疏

案詩正義曰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

享頫有璋　服曰享獻也釋文

案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鄭氏先儒謂鄭興也然則以享爲獻服本鄭說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束帛加琮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若然則聘夫人用璋至享則用琮而此云享有璋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黼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之後卽是上公正義引鄭說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是也特舉享后者正義云舉璋與圭相對也杜云享饗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饗禮已亡然聘禮及記載饗燕食之禮無執璋之文是杜意主破先儒說而於禮籍無徵所謂不可爲典要也以享爲獻於義爲順

飧有陪鼎　服曰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本疏

案聘禮有司入陳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鼎臑臐蓋陪牛羊豕服義本此鄭彼注云陪鼎三牲

臑臐臐臐陪之庶羞加也正義曰按聘禮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臐鼎牛臑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鼎羊臑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臐鼎豕臑也在豕鼎之西

叔禽叔椒子羽　賈曰皆韓起庶子本疏

案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服曰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本疏

案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杜氏虎無季夙故云劉炫以爲叔虎有叔夙亦是字稱季則次在叔虎後叔虎已死遠啟疆當不數之

何不可之有　服曰何不可之有如是本疏

使遣啟疆待命于雩婁　服曰雩婁楚東邑楚世家注

案地理志廬江郡雩婁淮南子人閒訓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注雩婁今廬江案期思陂卽芍陂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不入吳境也惟爲楚之東邑與吳接壤故楚秦之師及此而還水經決水注以雩婁爲吳地誤也方輿紀要曰今江南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雩婁故城

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曰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本疏

案政衰爲叔世者據上云亂政知之季世者三年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是也叔季爲字之次第叔世踰于季世猶言叔某長於季某也若季世並此三刑不能作故曰不能作辟

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服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本疏

案儀善式用刑法靖謀皆釋詁文詩傳惟式不詁餘皆同箋云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與服解同正義曰此解于文便于杜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服曰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本疏

案文王詩傳云孚信也彼疏云孚信釋詁文箋云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服言善用法者文王是斥文王言箋則斥法文王者言之各自爲說義並得通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服曰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器藏也　本疏

案知鑄刑器是鼎者二十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藏爭辟者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者出火之火爲心星五行之火爲鑄鼎之火民既爭罪二火亦爭明故必致災宣十六年傳凡火天火曰災在器故稱藏者藏讀如守藏之藏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刑鼎是器故稱藏焉

不抽屋不強匄　服曰抽裂也言不敢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強乞也　本疏

案抽爲裂者詩楚茨言抽其棘傳曰抽除也毀去爲抽毀裂亦爲抽詩羔裘舍命不渝箋舍猶處也言所處之屋無有毀裂匄爲乞者一切經音義二引倉頡篇云匄乞行謂匄也字體从人从亡言人亡財物則行求匄也又卷三引通俗文求願曰匄強釋文其丈其良二反服云不就人強匄則下音爲是爾雅釋言彊暴也郭注彊梁凌暴言不彊梁以乞之也

〈七年經〉春王正月暨齊平　賈曰魯與齊平服曰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於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

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本疏

案賈云穀與齊平者穀梁傳云以外及內爲暨賈說本此且經例如燕與齊平當書燕不僅曰暨齊平也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文叔孫婼如齊涖盟即齊平之徵也服不然者以崔杼伐我而後齊魯無相侵伐之事則無庸與齊平經書云暨齊平是齊求成之詞齊大國無反求成之理不應如此書法六年傳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此事在上年十二月接此春閒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杜氏釋例云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次于暨齊平之後文相比連是暨者燕暨之也傳以其不分明故又曰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許君近之者正義曰許惠卿也

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服曰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事也僕僕暨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徵名也本疏○徵名本作徵召

案史記鄒陽傳與牛驥同皁索隱皁養馬之官下士也漢書貨殖傳至于皁隸注皁養馬者也服不取以爲說者以下文云馬有閑方爲養馬故此訓皁爲造取聲相近閔予小子詩遭家不造箋云造猶成也則造成事謂之皁矣僖二十八年

聽輿人之誦之是輿爲衆也佐皁成衆事者以輿臣皁故皁造事輿衆佐之隸屬于吏者周官序官司隸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其司隸之職曰掌五隸之法注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司厲男子入于罪隸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春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是屬于吏者即屬于司隸也僚勞者亦取聲近詩板及爾同僚傳僚官也服以同官爲僚謂卿大夫士也此僚不得有同官之義故訓爲勞詩漸漸之石箋邦域又勞勞廣

閒疏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按服以勞訓僚亦此義僕僕豎主藏也者詩出車召彼僕夫傳僕夫御夫也正月屢顧爾僕箋僕將車者服不以御訓僕者曲禮凡僕人之禮疏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若然則此僕非其倫矣故以爲僕豎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罵曰豎儒索隱豎者僮僕之稱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守藏者也後漢何敞傳注引方言臧獲奴僕賤稱也楚辭哀時命釋管晏而任臧獲矣王逸注臧爲人所賤繫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然則此僕即豎臧獲之類服故以爲主藏臺給臺下微名者云臺下以漢法相況文選袁紹檄豫州注引漢

官儀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後漢書蔡邕傳
周歷三臺是也漢曰臺周曰官府給臺下者稱臺猶治府藏
者稱府矣徵名言其賤也孟子蓋自是臺無餽也注臺賤官
主使令者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注臺隸賤職也徵名一本
作徵召義亦通言有徵發之事則臺任奔走之役焉
作僕匿之法 服曰僕隱也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釋文○本
疏爲隱下
無匿字

案僕隱義未聞說文匿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荀
子大略言之信者在匿蓋之閒注匿藏物處是藏物爲匿也
知爲隱匿亡人之法者上文云納亡人以實之無宇引楚法
當是爲隱匿亡人設也

好以大屈 賈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劒大屈金所生地名○本疏釋
文引作出大屈也餘同 服曰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
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遽啟彊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
即大曲也本疏○釋文大屈弓名服同又云大曲也

案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大賂南金是金出楚地
僖十八年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
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與好魯事相類故賈以大屈爲寶
金也齊語美金以鑄劒戟故曰可以爲劒大屈是地名而以
爲金者猶朱提爲銀矣地理志犍爲郡朱提注山出銀服引魯連書以爲弓
名者漢書藝文志儒家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即魯連書也太
平御覽兵部珍寶部引魯連子楚子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

魯侯先至楚王悅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卽服氏所引服以
魯連去春秋未遠當得其實且懿啟璽言當是寶器若是賜
金不得曰齊晉越欲此並不得曰慎守寶矣故服從之也大
屈卽大曲者屈曲聲相近梁簡文樂府詩右把蘇合彈旁持
大屈弓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賈曰熊獸也本
疏
案釋文云黃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
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是神何妨是獸
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入爲鼈
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然則釋文云今
本作能者知古本皆作熊矣其作能者流俗本也郭璞注爾
雅鼈三足能不著魊化之異傅元潛通賦魊殛變而成熊與
終窮爲韻是東晉時猶作能正義引梁王云魊之所化是能
鼈也是熊作能而讀爲奴來反異說當起于齊梁時晉語亦
作黃熊正義又引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
之雜說佐傳知熊者是已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
熊如熊黃白文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是熊爲獸名正義又云
張叔皮論云張叔錢氏大昕定爲後漢書文苑傳之張叔　賓曰下革田鼠上騰牛
哀虎變魊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或疑張叔爲能著作
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案詩無
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辭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按此則後漢時人亦作熊也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服曰聖人謂商湯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檀弓孔子曰而某也殷人也是成湯之後也

而滅於宋　服曰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書注

案詩商頌譜疏引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稱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據此則孔父嘉爲孔子六代祖矣世本云防叔始奔魯非也華督既殺孔父而相莊公氣燄方張孔父之子不得不奔魯以避其難春秋傳于桓三年之後宋之臣無孔氏可證奔魯卽在是時豈有孔父被殺後越至三世始畏華氏之偪而奔魯乎正義每言世本之疎此類是也服云其子奔魯爲得其實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服曰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詩那疏

案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是何爲湣公子知是世子者白虎通京師篇天子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然則諸侯世子亦所以儲君嗣主文選西征賦注引宋均元命包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今傳云有宋明何爲湣公之適嗣當得國

者是何爲湣之世子矣公羊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世子故知厲公之兄史記宋世家云湣公其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按此則厲公實自立非弗父何讓之與傳違異猗那詩序疏云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孔氏之言雖由臆決以傳所云當有其事史不敘讓國者以世家於春秋以前諸君僅撮世系不甚詳事實故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服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子世家注　賈曰三人皆宋君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

若然則正考父是弗父何之孫而此言曾孫者與王肅所撰家語本姓解合本姓解云宋丁公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較世本多世子勝一代是正考父爲弗父何曾孫矣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是名且不得同之乃弗父以下降爲卿佐忽有世子之稱於義可疑然漢魏之間古書未亡服不從世本而斷爲曾孫當有證據故王肅僞撰家語亦與服合其世子勝之稱則不敢遽定也詩那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爲首是正考父佐戴公之證也宋世家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卒子宣公力立武宣二君考父皆逮事故曰佐戴武宣也

三命茲益恭　賈曰三命上卿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再命爲下卿則三命爲上卿矣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服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孔子世家注　賈曰俯恭于傴傴恭于僂僂循牆而走不敢安行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說文僂尪也傴僂也俯說文作頫或从俛文選上林賦注引聲類頫古文俯字是頫正字俛或字俯俗字呂覽盡數苦水所多傴與傴人注傴脊疾也素問刺禁論刺脊閒中髓爲傴注傴謂傴僂身蹉曲也傴僂是疾名銘借以象恭敬之形故曰僂曰傴頫低頭是正義說文又云大史卜書頫仰字如此則凡卑其身者亦謂之頫矣廣雅釋詁傴僂曲也禮樂記進俯退俯注俯猶曲也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孔曰斂身是論語作鞠卽說文之䪥說文云䪥曲脊此僂傴俯卽鞠躬高下之分廣雅釋訓䪥綱謹敬也龍城札記引廣雅作䪥綱廣弓雨音亦讀鞠窮故服曰皆恭敬之貌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痀卽雅疏證作劬劬曹憲邱六邱傴淮南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三者本不甚分賈云俯恭于傴傴恭于僂者以上文云三命茲益恭銘又析言之故知由僂而傴由傴而俯遞見恭敬之加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彼疏云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

云磬折也又云言君若折身而佩垂則臣爾曲故佩垂委於地容經因以微磬曰其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儇僪俯之分亦是也循牆而走謂不敢安行者言循牆不敢由中道也說文行人之步趨也步行也趨走也走趨也奔走也散文義皆相通若對文言之爾雅釋宮堂上謂之行中庭謂之走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是走與安行爲異故賈曰不敢安行也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曰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詩小弁疏

案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天文訓又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服云歲星之神者言太歲爲貴神也周官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云歲謂太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與服注同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星左行在寅卽太歲也歲名則爾雅在寅曰攝提格至丑曰赤奮若者是時四時者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閔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云日十日者廣雅釋天

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淮南天文訓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是從甲至癸爲十日癸周禮太宰挾日而斂之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賈疏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按賈氏自疏從甲至甲之意至注云凡十日仍謂從甲至癸十日者懸書之十日也斂之日爲甲日則不數也月十二月者爾雅釋天正月爲陬至十二月爲涂題曰月名是已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又曰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星二十八宿者說文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訝蔟氏以方書二十有八星之號鄭注星謂從角至軫邵氏晉涵曰月令載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鼓張史記律書備二十八星之號有建罰狼弧而無斗牽井鬼淮南天文訓云二十八宿中央其星角亢氐東方其星房心尾東北其星箕斗牽牛北方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其星東壁奎婁西方其星胃昴畢西南方其星觜觿參東井南方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其星張翼軫漢書麻志星名與淮南同鄭注所謂從角至軫也辰十二辰者周禮訝蔟氏謂從子至亥呂覽孟春乃擇元辰注辰謂從子至亥也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集注子丑謂

之辰儀禮士冠禮吉月令辰注辰子丑也

八年經蒐于紅　賈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失大權在三家也本疏

案易彖下傳尚大也姚信注得其盛位謂之大論語畏大人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若然凡事物屬君上者曰大如寢曰大寢車曰大路蒐之事周禮謂之大閱是已此不言大蒐者以是時君失大權故不書大在三家者論語三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按此經不書大賈云公失大權至十二年大蒐于比蒲三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仍書大蒐者以蒐紅爲蒐之始事經書曰大明君失權此後郎書大蒐可證蒐之事出自三家史爲緣飾而書大故不妨仍舊史舊文杜氏序所云文見於此而義見於彼者也是以十二年大蒐于比蒲賈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義不相妨也

葬陳哀公　賈服云楚葬哀公本疏

案賈服以楚師滅陳之下放子招殺孔奐葬哀公文相比次故知爲楚葬哀公傳稱哀克私葬而云楚葬蓋楚人以葬陳侯爲己德牽連以告史從而書之耳公羊十年傳說滅陳之事曰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何休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葬人之君亦據經發傳以爲楚葬哀公正義曰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若然則十三年經云葬蔡靈公傳云平王即位既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

禮也傳所云禮明指平王是蔡靈公之葬爲平王所葬何經不云楚葬也

傳春石言于晉魏榆　服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水經洞過水注○釋文○本疏引略同）

案水經注洞過水篇有石言晉之魏榆漢書曰榆次地理志太原郡榆次注梗陽鄉魏戊邑然則云魏邑者謂魏氏之邑也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榆州里名謂州中之里名如闕里樗里（史甘茂傳井里荀子是也）將往　服曰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展攻我意（本疏）

案正義曰將往子展之家也又數人告不使敢向子展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云謬甚也今知不然者陳桓子亦受甲將助子展告者必並告于子旗子旗不信者非不信子展之攻不信陳氏之助子展也于是將往陳氏者蓋以子展之攻有由陳氏之助何故蓋將以詰責之也至數人又告于道急欲過察其動靜故曰遂如陳氏是將往陳氏于情爲愜孔以服說爲謬非也

輿櫬衷克殺馬毀玉以葬　服曰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本疏）

案葬無殺馬毀玉之事今衷克殘毀之以殉者蓋不欲故君常乘佩之物入楚人之手也

陳顓頊之族也　服曰陳祖虞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杞世家注）

案樂記武王封帝舜之後於陳史記陳杞世家云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陳祖虞舜也舜出顓頊者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是舜出顓頊也若是則陳爲顓頊之後而云族者晉語天祚將在武族注族嗣也言顓頊之後嗣猶傳稱桓族戴族云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賈曰物莫能兩大同上C汲古本作兩盛

案莊二十二年述周史之言曰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賈引其文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言其不絕世繼嗣相傳也史記注又引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曰案國語賈義爲長貽德考魯語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有虞氏韋昭注引賈說以爲舜後然幕果舜後當云帥舜不當上溯顓頊矣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似幕在舜先不得稱虞然下文云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后稷之封尚未有周而稱周棄是由後追稱者則虞幕亦是追稱不得如傳稱虞思例矣多方云自成湯至于帝乙是由前及後之辭此云自幕至于瞽叟文與相同不敢蹈

違天命以廢絕者 同上

案舜後虞思者哀元年傳伍員說少康之事曰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卽其人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言其不絕世繼

左祖之失竊以鄭說爲優劉恭冕曰史記索隱曰賈以幕爲幕在瞽瞍之前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思明矣亦是從鄭說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六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九年經陳災　賈服曰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尙爲國也本疏

案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以爲說者以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之上時陳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尙存不與楚滅爲繼絕

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
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
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鞅會楚子于陳　服曰此會宋鄭
衞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疏
案文七年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齊侯宋公衞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
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今經云叔弓會楚子于陳與
文七年盟扈書法相似傳歷敘宋鄭衞之大夫與彼歷敘齊
宋衞鄭許曹之君相同傳所敘宋鄭衞之大夫據凡例言之
則彼不書所會爲公緩此不書所會明叔弓後也杜云不行
會禮故不總書若然則經何以書會傳又何以歷敘叔弓諸
人而曰會楚子於陳乎以此相較服義優矣
蒲姑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
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
命以伯禽本疏
案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史記作薄姑蒲薄聲
相近如薄社公羊傳作蒲社矣書大傳奄君薄姑謂祿父曰
以薄姑爲奄君之名其實薄姑商奄是兩地名漢書地理志
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破斧
詩云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班氏謂薄姑與四國共

作亂則薄姑與奄爲二矣濱東海者濱本作瀕說文瀕水厓
引伸爲瀕近之稱僖四年管仲述太公之賜履曰東至于海
魯頌至于海邦蒲姑商奄爲齊魯之地是近東海矣云蒲姑
齊也商奄魯也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曰薄姑齊地名說
文作鄗云周公所誅鄗國在魯郡國志魯國奄劉昭注引皇
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
葬其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
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詩邠風譜疏引
北作傍與皇覽不同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
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地甚大故得在魯南淮北也
鄭君皇覽各就其所指爲說蒲姑氏因之晏子對景公之辭
因商奄之民祝鮀所言引以證蒲姑爲齊地商奄爲魯地也

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禭　服曰婦之父曰姻
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　本疏

案爾雅釋親婦之父爲婚服云爲姻釋親又云父之父母壻
之父母相謂爲婚姻邵氏曰昏姻每多連舉士昏禮云某以
得爲外昏姻又云某以得爲昏姻之故又云某以得爲昏
姻之故小雅我行其野云昏姻之故左氏文三年傳云修昏
姻皆並舉其文也以上經解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鄭注昏姻謂嫁娶也婚曰昏妻曰姻然則對文則婦之父爲
婚散文得爲姻也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者白虎通喪君
篇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

俱往禮妻爲父母服按此則諸侯爲婦父有服王亦當服按此則諸侯爲婦父有服王亦有服可知其服則喪服云緦麻三月者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通典引馬融云壻從妻而服緦也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此往弔者以往故推及也正義謂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慆也案春秋言逆王后者惟桓八年及襄十五年耳孫氏覺吳氏澍並謂非禮則書此殊未然豈二百四十二年之閒除此二次餘俱合禮乎是不書者齊紀而外娶于圻內多矣若云必娶于外諸侯則如申伯爲宣王之元舅是厲王所娶者其姊妹也崧高之詩始云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云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則

前此不過爲王卿士無封國可知厲王可娶其家以爲后而曰必娶于外諸侯乎孔云后之父母不得在京師者非也

火水妃也　服曰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也本疏

案說卦離爲火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外照也又曰坎爲水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又曰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王肅曰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孔疏曰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若是則坎水爲男離火爲女女配男故火爲水之妃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賈曰築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

以爲戒禮記檀弓釋文

案知桀以乙卯亡者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伐之蓋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桀亡既同時則昆吾以乙卯亡桀亡亦乙卯矣說文孔疏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殷本紀曰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是紂以甲子亡也此作受者牧誓曰今商王受孫先生疏證云史公受作紂者漢書五行志亦作紂凡今文俱作紂古文或作受也按賈氏傳古文者故作受云以爲戒者檀弓說此事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玉藻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疏云桀紂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謂桀紂忌卽戒也故曰以爲戒檀弓釋文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檀弓疏曰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與翼奉說同非賈義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　服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周禮大行人疏

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彼注引傳以證殷服故從彼文以證此傳故亦曰殷中也叔老聘齊在襄二十年襄

後十一年而薨至續以昭公九年積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者
浦鏜校周禮云一字衍也言此二十年之間無聘齊之事至
此始聘同於彼注云久無事而聘也故傳云殷聘焉盛聘對
小聘而言易彖上傳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殷盛也儀禮
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或服兼取此義故曰盛聘

十年經十有二月　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公羊疏
案僖五年登臺視氣傳以爲禮此不書冬當是不行此禮故
去冬刺之理或然也

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曰斷攻工輿人疏
三尺使至于較大夫旗至較者以靈姑銔是君旗故斷旒三尺不敢
案斷三尺使至于較者周禮公羊疏及本疏並引從段氏注本　段氏謂曲鉤是漢制其在輢上則同大夫旗至較者周禮公羊疏及本疏並引
與君並也較者攷工記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較兩
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榷杜子
春云當爲較說文較車輢曲鉤也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
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轐士三仞五旒齊首故服引之廣雅
釋天旌旗云卿大夫七旂至軹士三旂至肩新序義勇篇芊
尹文云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並與服所引異
義廣雅疏證云案攷工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
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鄭注云軫與也軹轂末也旗旒愈
短則去地愈高此云諸侯至軫卿大夫至軹若爲轂末之軹

則反卑于軫而卿大夫之旂反長於諸侯矣然則所謂軹者
蓋兩輢之橫直木也攷工記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注軹輢之植者衡者是也兩輢通高五尺五寸其上出軾者
二尺二寸謂之較其下三尺三寸木橫直結如窗櫺所謂軹
也此軹在軫之上而諸侯之旂齊軫故王黑請以齊侯之旗
斷三尺而用之則至于軹而不至于軫矣軾在軫上亦高三
尺三寸故芊尹文謂大夫之旗齊于軾也禮緯謂卿大夫之
旒齊較較則高于軹又廣雅士旒至肩禮緯士旒齊首首亦
高于肩蓋所傳者異也按疏證之言則傳云斷二尺服引齊
較之文與尺數不合賈公彥曰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
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視民不佻　服曰示民不愉薄詩鹿鳴疏

案佻詩作恌恌愉也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
使之不愉于禮義釋文愉音他侯反又音踰彼疏云愉音臾
說文訓爲薄案此服云不愉薄與詩傳箋合孔疏云佻偷釋
言文李巡曰佻佻偷薄之偷也愉正字偷俗字

〔十一年〕〈經〉大蒐于比蒲　賈曰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八年疏

案知書大爲大衆盡在三家者以叔向論魯事曰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云不忌君可見蒐事出于三
家非君蒐而書大者明大衆盡在三家至蒐而集故曰大矣

〔傳〕臣聞五大不在邊　賈曰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
累世正卿也本疏

案疏又引鄭衆曰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其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邱是也累世正卿衞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按鄭所申賈爲有據且下文歷引京櫟蕭亳渠邱蒲戚者正爲五大之證若杜爲五官之長直臆說耳

十二年經齊高傾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賈曰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成十八年傳疏

案陽守者謂守陽城之主猶史稱上黨守三川守是以其距難故帥師而往杜氏釋例云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然則稱納者因所納之地先必距難故須興師以納賈知陽之距難爲陽守者以傳云因其衆明陽之居民未嘗相距難距難者獨此守耳而北燕伯得入者當與夙沙衞拒守而高唐人納齊師相類故傳曰因其衆也

晉伐鮮虞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本疏

傳已乎已乎　服曰已乎決絕之辭本疏

案離騷云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注已矣絕望之辭也與此歌意相同　楚世家注

僕析父從　賈曰析父楚大夫　同上

四國皆有分　服曰有功德受分器

案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周本紀云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封師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若然則封諸侯以其有功德也班師宗彝在封諸侯之後是有功德者得受分器也輅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服曰輅路柴車素木輅也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上

案公羊傳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喪祝注作奄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喪祝注作奄其上而棧其下柴棧古字通柴車卽棧車說文棧云竹木之車曰棧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其役疏云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輓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注云棧車役車是也若然則棧車役車對文則分散文不甚分別攷工記云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與飾車相對是棧車素而無飾唐書大傳云庶人木車故曰素木車也藍縷見宣十二年傳注詩載馳云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疏云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茷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服用毛傳故與之同也桃弧棘矢以禦災者四年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桃弧棘矢爲禦災之器也晉文公之對楚子曰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聲子之對子木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之生物廣矣而云楚地山林無所出者指熊繹啟封之初其地未廣言耳

齊王舅也　服曰齊呂伋成王之舅同上

案齊呂伋者齊世家言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云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是也成王之舅者成王母邑姜齊大公女故伋爲成王之舅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服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同上

案鄭語昆吾爲夏伯矣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又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注黎顓頊之後吳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產六子其季曰季連爲芈姓楚之祖也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破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是昆吾爲楚遠祖之兄故曰皇祖伯父哀十七年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是昆吾後爲衛地今云舊許是宅者韋昭云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是也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賈曰三墳三皇之書墳大也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王之法九邱亡國之戒文選閒居賦注○本疏三皇作三王無墳大也三字素王作八王亡國上有九州二字

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疏
曰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
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
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
之書也白虎通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
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漢書律厤
志敘次則三皇者太昊炎帝黃帝也故後漢書周榮傳注謂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墳大者爾雅釋詁文五典五帝
之典者爾雅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經也楚語申叔時曰教
之訓典韋昭注云訓典五帝之書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
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五帝者大戴禮五帝

德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號篇並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
五帝律厤志所敘伏羲黃帝在三皇之中五帝之首以少昊當
之合之左昭二十四年傳文班氏爲得然則今所存堯舜典
當是五典之二百篇書敘稱典其舊名也八索爲素王之法
者釋文云索本又作素是古本作素故以素王之法釋之殷
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是素王古有其稱賈
氏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漢書董
仲舒傳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曰立
曰見明孔子作春秋準素王之法舊有其書特準之爲法耳
是素王之法即此八索也釋名釋典藝云八索索素也著素
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云素王之法

是也謂孔子制此法有八失之九邱九州亡國之戒者九是九州之數九州者禹貢之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知爲亡國之戒者楚詞哀郢曾不知夏之爲邱兮注邱墟也是亡國者爲邱墟矣周書史記解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戒夫言之朔望以聞下述皮氏至有洛亡國之由即九邱遺書歟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二典而外書皆遺佚故釋者各據已意說之正義引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室室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刑邱室也亦室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並與賈異

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　賈曰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本疏案說文祈求福也詩賚之初筵以祈爾爵傳禮器祭祀不祈注並以祈爲求詩鹿鳴德音孔昭箋儀禮士冠禮昭告爾字注並訓昭爲明言求明德者以下文引詩式昭德音故云正義又曰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阮氏校勘記曰據此則賈逵本作祈昭馬融本作圻昭也

十三年　傳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曰聽國人欲爲誰楚世家注

案釋名釋言語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聽國人欲爲誰將欲入鄢　服曰鄢楚別都同上

案桓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鄖鬬次以濟地理志南郡宜城注故鄖卽此又上華容注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傳所云沿夏也史記六國表頃襄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里有古鄢城

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服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同上

案二事見七年傳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服曰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同上○史記作五卒引服亦作卒

案前年傳云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今此五帥爲吳所獲

乃使爲卜尹　賈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同上

案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序官太卜下大夫卜師上士此云大夫官蓋偶誤也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　賈曰巴姬其王妾同上

案杜用賈說正義曰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

康王跨之　服曰兩足各跨璧一邊同上

案文選上林賦跨馳馬注跨謂騎之也騎必兩足據一邊故此亦云跨璧一邊也五代會要三引鄭康成三禮圖璧徑九寸又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長徑如此故得跨之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服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人求利也同上

案白虎通商賈篇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言同惡之人亦若是焉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其同好惡同上

案下文云族盡親叛可謂無主是子干無黨于內也凡欲有同爲惡者必先與己爲同好乃有羽翼之助言子干內既無主既無有與之共好誰肯與之共惡乎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服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是謂無謀同上

案宣十二年傳觀釁而動服云釁閒也

私欲不違　賈服曰不以私欲違民心同上

案襄十年傳云專欲難成孟子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言棄疾不專欲以得民心古文尚書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賈服曰皆庶子而出奔同上

案莊八年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云小白僖公庶子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是晉文爲獻公庶子僖五年重耳出奔莒有莒衛以爲外主　賈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同上

案知衛人助之者以桓是衛姬之子于衛爲甥舅故助之有國高以爲內主　服曰國子高子齊之正卿同上

案齊世家云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是高國爲內主也云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者王制曰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爲正卿矣僖十二年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高國命于天子者齊語云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韋昭云國子高子皆齊上卿是也

從善如流　服曰言其疾也同上

案言如流之疾也廣雅釋詁疾急也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賈曰子餘趙衰同上

案子餘趙衰字說見將會孟子餘下

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賈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

九獻秦送內之同上

案事具僖二十三二十四年傳

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　賈曰四姓晉大夫同上

案四姓晉大夫者杜云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惠懷棄民　服曰皆棄民不恤同上

案爾雅釋詁恤憂也孫炎注恤救之憂也周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言惠公懷公不憂民隱是棄其民也

開朝以講禮　賈服以爲朝天子之法禮記王制疏云

案王制疏云開朝以講禮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案上云明王之制則非朝霸主可知鄭注禮五年一朝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

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並
與閒朝不合故疑之賈服必以爲朝天子之法者以上云明
王之制知之又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
一德以尊於天子考禮卽講禮故以爲朝天子法也特上云
歲聘此云閒朝若從聘歲閒之似爲三年一朝古無其制不
知歲聘者包比年三年言之則朝者是五年之朝耳魯語曹
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
朝也注引賈侍中曰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
講禮五年之閒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
是賈釋閒朝當以爲五年一朝此其證也伏生書虞傳古者
諸侯之於天于五年一朝如伏生說五年一朝虞夏時有此

制若周則大行人朝數有明文矣與五年之制顯爲違異而
云明王之制者周語言穆王征犬戎荒服者不至郊特牲云
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冠履失辨不能
以周禮相繩特遠紹前代之制存其名相羈縻而已及文襄
之霸因而修之故韋昭注魯語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
禮後之言禮者遂託爲明王之制矣

鄭伯男也　賈曰鄭伯爵在男詩譜或云二字依周語注補男當作南疏
南面之君也服曰鄭伯爵在男服也本疏

案以鄭在男畿者賈之正說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者賈引
或說知者周語云鄭伯南也韋昭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

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孔氏於譜疏引賈正說而本疏
獨引賈或說者蓋孔氏意主難賈故引其說而駁之曰子產
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
貢得輕乎不知周語僅言鄭伯之當尊貴賈猶以南面君非
正訓不過引以備說豈于此傳爲爭承而言反取此不相比
切之文乎或孔氏旁取國語注以發難未可定也是當以詩
疏所引鄭伯爵在男畿爲正解矣按周禮大行人之灾男畿
距邦畿千五百里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
食采於宗周畿內周語注引鄭司農云鄭今之新鄭新定之
於王城爲在畿內據鄭說鄭之初封以及遷國皆在畿內不
得爲男服而賈服並云在男服者周語韋昭注云周公雖制

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弱土地損減服制
改易故鄭在男服愚謂韋說固通而子產以爲男服者實據
舊都鎬京言之以新鄭之地由西都計遠近則在男服既則
古制稱先實權詞以濟急蓋其敏也伯男之文舊說多端詩
譜疏引鄭志答趙商曰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
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
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本疏駁之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
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並十邑爲國
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
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丁肅云鄭
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

在甸服之外其爵列于伯子男貽德謂鄭伯也句非不足卽欲連文足之則公與侯連也詩公侯干城傳公侯之子孫禮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侯與伯連也周禮典命曰侯伯七命邢遷于夷儀傳凡侯伯救患分災子與男連也孟子子男同一位王制子男方五十里不過下兼一等豈得越子而言男知王杜之說爲不然矣大行人男服在甸服之外康誥侯甸男采衞酒誥越在侯甸男衞男服皆次在甸服之後上文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則此舉男服明其在甸服之外不肯與甸服同貢也賈服之說庶爲近之

貢之無藝　服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本疏

案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注並訓藝爲極文六年傳云陳之藝極下文云貢獻無極一曰常者昭二十年傳有常無藝是有常者爲藝卑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服曰司徒姓十四年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疏

案廣韻七之司下云司徒司寇司空並以官爲氏九御慮下云又姓是司徒及慮皆姓也杜謂二子謂南蒯家臣正義曰杜以下句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拔南蒯已是家臣雖傳云人有十等然家臣之下不得復有家臣也且果是南蒯家臣何必與之盟乎其稱臣也漢書高帝紀云臣少好相人注引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是二人故自卑其稱使蒯不疑也其劫南蒯之後而曰羣臣不忘其君則爲季氏家臣明矣杜氏失之

宥孤寡　服曰宥寬赦其罪本
案說文宥寬也廣雅釋言宥赦也成十八年傳宥罪戾故曰寬赦其罪也杜云寬其賦稅正義云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寬非寬罪故以爲寬其賦稅也賄德按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周禮大司寇則宥而舍之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禮文王世子公曰宥之齊語曰公若宥而反之又曰一再則宥莊二十二年傳幸若獲宥成三年傳以相宥也凡言宥皆指罪過無有言寬賦稅曰宥者至以下有赦罪戾之文故不以服說爲然則尤誤宥赦二字散文有別易象下傳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舜典曰流宥矣又曰眚災肆赦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濾齊語一再則宥三則不赦皆對文並舉何獨此傳宥孤寡赦罪戾之不當分舉乎傳曰宥孤寡者即司刺幼弱老旄憃愚之赦也傳曰赦罪戾者即司刺不識過失遺忘之宥以赦宥相通故隨文言之而宥赦自是兩事則與周禮同也至杜云寬其賦稅不可爲典要矣

任良物官　賈云物官量能授官也本
疏
案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司士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古者皆量能授官言平王能與古會

乃施邢侯　服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本疏○釋文引施罪於邢侯也
案施罪於邢侯謂劾邢侯之罪也劾者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濾之要辭如今劾矣說文劾法

有皋也云時那侯亡者晉語云邢侯聞之逃逃卽亡也故劾之者韋昭注施施劾捕也然則劾者書其罪辭捕之若今捕亡文書矣

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句咸曰義也夫　服曰不爲末者不爲末欒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本　疏

案末欒者漢時語也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讁誣天末殺卽此末欒說文云欒散之也亦省作殺齊民要術凡云殺米皆欒米也當時語作末欒服所云是也省作末殺如氷所稱是也末欒爲隱蔽之詞今謂隱沒者爲抹殺矣師古注谷永傳末殺埽滅也亦隱蔽義也咸杜本作滅不爲末滅與服異字異讀所受本異也服本作咸故訓爲皆而連下讀之就本爲義漢時師讀有異訓詁亦別者甚多孔斥服爲妄過矣

十五年　傳吾見赤黑之祲　服曰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本　疏

案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鄭司農曰祲陰陽氣相侵也故工記畫繢之事云南方謂之赤北方謂之黑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火在南方若然則赤黑之氣爲水火相遇之象

而在下位句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服曰辱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　本　疏

案儒行其飲食不溽注溽之言欲也以聲相近爲訓服以辱爲欲猶鄭義也正義以辱連上句云言在下位可恥辱也審是則傳何不云辱在下位而爲此不文乎以聲求義服訓爲

欲而屬下句文義爲愜

禮王之大經也　服曰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本疏

案禮器以爲禮之大經韓詩外傳二引孟子常之謂經故曰常也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賈曰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本疏

案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此與之同則當書名而不名者傳云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傳以爲禮故賈曰不名以立其子也

傳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服曰幾近也本疏○釋文幾服音機近也

案易小畜月幾望虞注幾近也釋詁幾近也穀梁成三年傳迫近不敢稱謚服言近亦謂迫近而笑我也若杜言數見笑則客從而笑之不過一笑而止何居乎爲數見笑乎

刑之頗類　服讀類爲類曰頗偏也類不平也本疏

案類爲不平者說文類絲節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多節曰類詩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又曰不平謂何然則多節則不平矣類亦作類借字也昭二十八年傳忿類無期釋文類服作類老子釋文類河上公作類故杜本作類而義則類也顧氏炎武曰類當作類乃杜云緣事類以成偏頗望文爲義眞不辭矣

立於朝而祀於家　服曰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太祖本疏

案禮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此云所自出之君者謂公子所由生知得祀于家爲太祖者以

文二年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鄭注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然則周廟者文王廟也諸侯既得祖其所自出明公子亦得祖其所自出之君而於家立廟祀之其後卽祀爲太祖矣本疏曰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太祖乎其疏郊特牲云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

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宋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愼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案此則大夫之賢若得祀所出先君春秋之時容有大夫無功德而亦祀所出先君孔氏於禮疏引左氏說以通之於服注則引禮文以駁之是其

蔽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服曰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本疏

案孔張先祖子孔也配廟食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按盤庚鄭注大享謂烝嘗也此謂臣得配食于廟後世謂之配享廟庭子孔得配食者豈以穆公之子與通與功臣配享下載高堂隆議曰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若然則正義謂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其說未為非也杜云謂助君祭較服為長

非不能事大句　字小之難　服曰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

難本疏

案字為養者說文字乳也乳為生引伸之為哺乳荀子禮論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注養謂哺乳之也故字亦得訓養以傳云非不能事大國故云事大國易也言養小國難者此小國子產自指其國也言身居小國生養其民人為難

本疏○此據宋本今本皆脫

不亦銳乎　服曰銳折也

案說文銳芒也芒草前草前纖而易折故以折訓銳此引申之義子產言吾懼以玉賈罪不亦自折其氣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花本禮校